

年

第

7

卷

第

12

期

小 說 世 界

第 七 卷 第 十 二 期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THE STORY WORLD

Vol. VII No. 12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

PROPER NAMES
with
STANDARD CHINESE EQUIVALENTS

譯漢準標
表名地名外國外

■ 統一譯名之工具

洋裝一厚冊
三百七十餘頁
定價一元六角
郵費國內一角

特價
一元

陽曆
十一月底
截止

專名二萬四千條 外國人名地名向無一定譯法、凌亂

淆惑、學者病之、本書目的即在謀譯名之統一、使學者得節時力、所集專名、凡二萬四千餘條、除人名地名外、宗派學派政黨等專名、亦擇要列入、

標準譯名 本書規定之譯名辦法、先從七十餘種圖書雜誌

中、歸納異譯、擇其通行者、定爲標準譯名、其未有通行之譯名者、則由多數語音專家、議定「譯音凡例」、創造新譯名、

索引與譯音表 書後附有漢又索引、西文譯音總表、英語

各字典音符對照表、極稱實用、

▲編纂者 何崧齡 余祥森 夏粹若

▲審查者 王岫嵐 江顯之 阮湘 周由廬 周越然
陳鑄基 唐鉞 張世鑾 黃士復 傅運森 錢智修

商 務 印 書 館 出 版



野僧
宋元人多畫
野仙野僧狀
貌別有古逸
之意





目錄

第卷

◀「途歸」名題面封▶

第二期

纏綿……………夏孟剛

顧盼

熱血奮鬥……………蔣用宏

一杯惠司格酒……………程小青

純飛館筆記……………徐仲可

弗魯亞爾家庭記……………江顯之

解職……………禹鐘

春夜宴桃李園序譜……………昌烈卿

還不清的債……………勁風

世界瞭望塔……………龍游丘

猿虎記……………天游

九其均餘屬別假冒紅



九補色紅生醫大士廉韋

醫需購生章廉士

Please mention the Story World.

壯有腰膝... 健弱... 胃歸亦及... 且盡症約... 而疾等服... 壯有腰膝... 健弱... 胃歸亦及... 且盡症約... 而疾等服...

張幼華君來函... 胃之現若... 納紅已失... 進消走壯... 丸常足服... 料不兼步... 半大漸半... 丸常足服... 料不兼步... 半大漸半...

黃精生先生來信云

九君過路... 始皆度... 發係身... 精百體... 後因弱... 原效四... 身服肢... 體用無... 強韋力... 健廉容... 得士頭... 全屬瘦... 愈生等... 者紅症... 也此操... 足補二... 足補二...



在江浙治愈者甚為衆多





纏綿

夏孟剛

一個人家要是遇見什麼特別大事，驟然忙碌起來。大家就覺得手脚都不夠用了。丟下這個。又忘記那個。做着此事。又想起彼事。簡直愈想完備。愈生出許多缺憾。越求靈敏。越來得笨拙。這真是普通無可奈何的情形。當買逸生家辦婚事的時候。其光景正是如是。而況他家人口不多。缺少幫助。那是顯然可見的啊。

逸生的媽是個癱子。有四五年不能起牀了。凡是被病魔纏繞的人。脾氣是很大的。在他更如烈火一般。她雖然不能幹什麼事。而又喜歡盤查瑣碎的家務。或者胡亂

出些無意識的主意。因為這一回是她兒子的終身大事。她老人家便更把精神提起來咧。恨的是這個身子太不掙氣。沒法躬臨一切。只得運用她那張特別發達的嘴。躺在臥榻上。大聲疾呼的指揮衆人。吵的大家頭昏腦暈。幸虧她身邊有一個內姪女兒叫菊姑娘的。很能替她料理各事。這纔慢慢有頭緒了。

說起菊姑娘。確是逸生家裏不可少的人。她是個三十多歲的老處女。從小就死了爹媽。雖有哥哥嫂子。也不見得怎樣親愛。於是就跟着姑媽過活。這有病的姑媽。却

也仰仗她的地方不少。比親生的女兒還要得濟呢。她長的不美也不十分的醜。高高的身量。慘白的面孔。兩個眼睛含着悲哀的意味。眉間挾着一股憂鬱之氣。這樣女人是無引誘男子的能力的。但是她極聰明能幹。對於家政頗有經驗。而且琴棋書算。烹調縫紉。無不精工。待人行事又寬厚和氣。所以一家子人全愛重她。逸生的家庭。全虧着這位老表姊維持着。方無內顧之憂。好放心去幹正經呢。

菊姑娘待逸生較之親姊妹照應弟弟。更為親熱周到。逸生本來身弱多病。飲食寒暖。諸般調護。都是她的責任。她那種溫存體貼。使逸生不感到一點痛苦和煩惱。逸生常對她道。你待我這樣好。我真不知怎樣感謝你纔合式呢。她微微的笑道。誰要你感謝呢。你自己保重些。少害幾場病。身體強壯起來。我也快活了。逸生很不解她何以關心他如此的深切。而且時常用一種過分憐惜的神祕的眼光注視着他。反令他踉蹌不安。臉上起了一陣紅

雲。於是他對於這位蹙着雙眉寡於言笑的老表姊。不免發生了疑念。他想她為甚偌大的年紀而不出嫁呢。她為何自甘寂寞的而守着這病廢的姑母呢。難不成她因為我們家少不得她的緣故。遂毅然捨棄了她一生的幸福嗎。他雖是參不透這些疑問。可是她也不熱心去探索。想過就罷了。

當逸生訂婚的消息傳到僕人耳朵的時候。他們就假座大廚房。開了一個緊急會議。列席的有四個重要人物。坐在米櫃上的是年齡和資格最老的吳媽。站在肉案旁邊的是大鬚鬚的劉廚師傅。拿着半截香煙屁股得意抽着的是年輕的車夫李三。還有一個在那叮嚀洗碗的是中年的婦人楊媽。先是劉廚子鄭重其事的。向老吳媽道。您知道嗎。少爺訂了親咧。老吳媽擺出主席的架子。嗤的一聲笑道。這個新聞不新鮮了。沒多日就要娶啦。那單身漢的李三現出羨慕的樣子。急切的問道。是什麼人家的姑娘呢。是不是那洋學生李小姐。長的多麼俊呀。楊媽

插嘴道。我不喜歡那李小姐。太輕狂了。還是王三姑娘又年輕又標緻。正配得上咱們家少爺。劉廚子笑道。你們都猜錯了。這個新少奶奶。咱們誰也沒見過。聽說少爺自從在六國飯店跳舞場裏一見之後。就失掉了魂。好歹央求一位朋友給說合成啦。老吳媽冷笑道。少爺好象從沒看見過好看的女人似的。把這未來的少奶奶。誇的比天仙還要美。我猜着是中看不用罷了。娶了一個擺飾。這人家怎麼辦呀。劉廚子大爲同情道。可不是。我最怕在那青年不懂事的主子手底下當差。今天愛這樣。明天喜那樣。總沒有一個准主義。要是少奶奶當家。不合我的意。我就不喫這碗飯啦。李三與楊媽一齊應合着道。好呀。咱們全捲鋪蓋散夥吧。老吳媽嘆息道。現成的一位頂好的少奶奶放着不娶。卻到外頭胡亂找一個不曉事的小姑娘。將來瞧着吧。有的搗亂呢。大家詫異的很。就追問道。現成的。一位少奶奶是誰呀。老吳媽啐他們道。你們全是混蟲。現放着菊姑娘不是最妥當的少奶奶嗎。大家失聲呼道。菊

姑娘……他們絕沒把這老處女菊姑娘和那俊俏的少爺一塊兒聯想過。故此聽了老吳媽的話要喫驚咧。

老吳媽慨然道。我可要說幾句公道話了。你們以爲菊姑娘年紀大些。長的又不怎樣。外面看來果然配不過少爺。其實妻妾在德不在色。只要人兒賢慧。不痴不瘋。也就夠了。而况她那莊重大方的樣兒。溫柔忠厚的性格。一肚子的才學。一手的好本領。還不蓋過她的缺點嗎。再一說爲全家打算。菊姑娘變爲少奶奶。熟人熟事。是最妙不過了。你們想咱們太太是不能問事。少爺是要在外頭管理公司裏的事。若再娶個不會當家的少奶奶。那時菊姑娘避嫌疑也不好來岔嘴了。那末。這個家交誰去管呢。因此我說少爺要是有見識的人。早娶了菊姑娘了。單就菊姑娘待少爺那些好處說。誰來也比不上喲。李三仍不服氣道。你說的話固然有理。但是太太也不見得看不到。爲什麼不就要菊姑娘做媳婦呢。老吳媽點頭道。你問的話也不錯。只是太太也想不開呀。她一來嫌菊姑娘沒好嫁

妝。怕親戚笑話。二則菊姑娘長的不美麗。恐少爺不滿意。三呢就是太太防着人家說她偏向着自己娘家人。姪女兒啦。她們正說的高興。猛地聽見有人叫道。吳媽。你們還沒喫完嗎。她們吓的快些止住。連忙回頭一看。不知何時菊姑娘已走進廚房來咧。大家悄沒聲兒對望一望。生恐被菊姑娘聽了甚麼話去。菊姑娘見她們直發怔。便又提醒她們道。別談天了。太太等着吳媽梳頭呢。

逸生這一回喜事。忙的大家力盡精疲。幸而在婚期的頭一天。百事停當了。卻不料夜間又出了一件事情。原來老吳媽就睡在新房隔壁。夜裏出來有事。就聽見從新房裏跑出一個黑影子。一閃即不見了。老吳媽害怕的高呼有賊。大家驚起查看。新房內并沒失落甚麼貴重東西。惟有那銀像片架裏逸生的一張半身像片。已不知去向。付度着那賊聽見有人響動。慌的逃跑。卻把那不值錢的小照帶走。反將像架丟下。既見無多大損失。已就不怎樣追查了。

新少奶奶娶來之後。委實出色的漂亮。逸生母子二人非常得意。菊姑娘也待她很客氣的。過了幾天。菊姑娘將她所掌管的鑰匙賬簿等項。送到新少奶奶那裏交點清楚。并且殷勤指點一切的事務。新少奶奶自然無可推辭的了。而逸生母子亦非常贊成菊姑娘這種舉動。因為她到底是外人。現時有了正經當家的主人。當然把主權交還過來。第二天。菊姑娘便在她姑媽面前說。要回家休養去。以前這裏脫不了人。所以不好告辭。如今有人接手。很可以回家歇息了。她這些話不全是假託之辭。她那慘白憔悴的面貌。早有了不康健的表徵。而況近來因逸生的喜事。操勞過度。更覺得清減消瘦了。恰好她的哥哥愛了她的暗示。也來接她。說她嫂子很惦記着她呢。她們知道她去意很堅強。也就不虛留了。

自新少奶奶總攬大權以後。衆人仰着頭看她的新政如何。觀察所得。而老吳媽的話竟不幸而言中。新少奶奶誠然是稚氣未除。毫無才幹。一星期後就將家庭的秩

序紊亂了。她的八個字的考語。是起居無節。喜惡無常。而且對於僕人只一味的用壓力。她想我是堂堂的主婦。若不立點威嚴。他們還怕我嗎。她用人也不分配出各人的職責來。因此亂忙着什麼事都幹不好了。她見僕人做錯了事。便更嚴厲。僕人因恐懼而心慌。更容易錯誤。而狡猾的索姓跟主人開玩笑。故意嘔主人氣。好在暗地裏冷笑。於是新少奶奶漸漸大失人望。大家背地裏十分抱怨。那劉廚子瞪着眼。揪着鬍子。在廚房裏向老吳媽問道。還不開飯嗎。老吳媽撇嘴道。哼。開飯嗎。早着呢。纔喫了點心。你等信吧。劉廚子皺眉道。真倒霉。碰着這樣顛三倒四的主子。天都晌午啦。還不喫飯。等到叫開的時候。菜飯都涼。又等不及的來催。真難伺候呀。

不但僕人說少奶奶的閒話。卽那位躺在牀上享福的老太太。也不滿意了。大概上歲數的人。什麼事情皆歡喜守着規矩。按部就班的辦。一家之內。何時喫飯。何時睡覺。全象刻板的課程。纔合心願呢。而這位新媳婦卻和她

大大相反。隨便脫略的很。絕不愛那保守的習慣。所以兩人意見極其衝突。並且在財政問題上。她老人家更爲不快。新少奶奶的手頭很淌。用錢不愛打算盤。虛榮繁華的心過盛。那奴僕們又欺她不曉世情。就大賺其錢。老太太有時查問家內的賬簿。見這樣糜費。怎不心痛呢。

因之老太太常在她兒子面前。嘵嘵不休的說。當日菊姑娘管家時是怎樣的好。現時是怎樣的糟。這些話。逸生聽了很難以爲情。而在他夫人那一面。也時時對他訴說管家的勞苦。和家人之不能見諒。誰家做小姐的。喫過這個苦。什麼是少奶奶。不過是奴隸的代名詞吧。這些話。逸生聽了。又是不舒服。此刻他進退維谷。左右爲難。成日價愁眉苦臉。唉聲嘆氣而已。大凡人家婆媳失和。中間最不好對付的是這位一邊做兒子。一邊做丈夫的人了。那時逸生如同一個被人戲弄的皮球一般。你一脚踢過來。他一脚踢過去。婆媳二人。全拿他做洩憤的器具。他想這樣下去。亦非長久之策。總要想出一個保持家庭和平的

善法啊。於是用話探聽老太太的意旨。大有接菊姑娘回來解決的趨勢。不過這問題。他躊躇不決的。是恐夫人那面生了醋意。遂又低聲下氣。宛轉達出要請菊姑娘幫忙的話。她很贊成的說。自己極想輕減些負擔。巴不得有一個熟手來相助。假如菊姑娘肯回來。那是再好沒有的了。他先還怕這是氣憤的話。後來她反覆表明是出於誠意。他相信以後。喜出望外。覺得漸有生機了。他也渴望着菊姑娘能回來。因為他已經明白菊姑娘的才幹。是他家現在難亂時代的救星。並且或者她能夠將婆媳的感情調和好了也未可知。所以他對菊姑娘不能無奢望了。

逸生好幾個月沒見菊姑娘的面。乍一看見。幾乎認不出來。她是更比那時削瘦。那悲哀的眼睛。更是含着無限的眼淚。老要滴下來的樣子。逸生猜着她在家中日子過的也不寬舒。她見他又驚又喜。卻還沒改昔日親愛的態度。她那種誠懇相待的情景。使他感到一種說不出來的愉快。這樣愉快在他未結婚以前是常常得到的。但是

很奇怪。那時就不經意的滑過去。隔了些時。而今忽然重復領受。方知這樣愉快。是何等高貴。何等耐人咀嚼。菊姑娘先問了逸生家人的好。繼而談及家常。勾起逸生的牢騷。便髣髴遇見一個無話不可談的知己朋友似的。把自己日來所受的委曲。傾筐倒篋的全告訴她。她一邊默聽着。一邊盈盈的秋波。放出那萬般憐惜他的情懷來。這樣眼光他現時纔驚覺着是怎樣的奇妙啊。她果然有那些仁愛而慈靄的話。教他得着滿意的安慰。

末後。逸生表白他來迎接她的意思。她自然借故推卻。逸生逼急了。她就說。逸生有了夫人不同從前了。恐怕有不妥當之處。就反傷了她與逸生夫人的感情。逸生便將他夫人願聽指導的話代表說出。而她尙猶疑不決。逸生即用哀懇的聲調央求道。好姊姊。你向日裏是痛愛我的。如今我正在艱難之中。你忍心放手不顧嗎。這樣日子再拖下去。你的弟弟要愁死了。你是慈悲不過的。答應了我的要求吧。你要是不同我走。我也無臉回家咧。她見他

這樣服軟。怪可憐的。心也動了。便悄然嘆息道。表弟。你娶了親。還脫不了孩子氣。我倒讓你纏住了。好吧。我同你去看看姑母吧。可是我有幾句話說在頭裏。設或我在那兒瞧出一點兒不妥當的地方。我掉頭就走。你跪着求我。我也不肯留的啊。逸生沒口子答應着。遂連哄帶騙的將菊姑娘接走了。

菊姑娘復職以後。大受逸生家人的歡迎。她雖然不能限制逸生夫人任性的行動。但是逸生夫人有了不是。她總用和氣而剴切的話勸告。逸生夫人也不覺恍然大悟。即他那光明溫柔的氣息。亦把逸生夫人輕躁的脾氣。感化不少。逸生夫人本來就嫌家務事麻煩。菊姑娘來了。正是她脫脫羈絆的機會。故此碰見什麼事都推在菊姑娘身上。好在菊姑娘勞而無怨。並不怪她偷懶。她卻騰出工夫去尋快樂。她的小姊妹又多。今天這個過生日。明天那個請打牌。忙的不可開交。她的性子好動不好靜。正與逸生好靜的性子相反。逸生除了到公司以外。愛蹲在家

裏。在他以為娶了這位花枝般的夫人。很可以享着閨房美滿的幸福。那曉得。一回家。房裏冷清清的。老不見夫人的倩影。問起來。總是出門應酬了。他心裏大為不樂。在母親面前不好提及。只有對菊姑娘略為顯露兩句氣憤話。菊姑娘勸他不要和夫人鬧撇扭。夫妻間要稍有一點隔膜。慢慢變濃厚了。就成感情中間一道阻絕不通的堅牆。夫妻倆人永久的幸福亦由此損壞了。其起因皆是由於小小的意見來的。這多可怕啊。她又說年青的人。是要及時行樂。在外面游逛。也是目下婦人普通的行為。你豈能單怪她呢。逸生賭氣反問道。那末。你為什麼不天天出去呢。菊姑娘笑道。誰能同我不合時宜的人一樣啊。

菊姑娘也不因逸生娶了親。就不照應他了。仍是象舊日一般的待承啊。所以他到覺着跟菊姑娘日為親近。而他的夫人卻象是反疏遠咧。他的夫人既是常不在家。惟有和菊姑娘談心下棋。聊以解悶。他此時已知研究女性實在是男子應用的學問。他想這種研究。不限定已婚

的男子。尤其是在未婚的男子。更爲需要。設或男子對於女性有充分的了解。一定可以助着他得到適合的配偶。他自己懊悔以前對於女性太茫昧了。於是他也留心到菊姑娘到底是什麼樣的人。而發現了她的種種內美的優點。遂爲這老閨女的寂寞的身世。暗暗的嗟嘆。然而世間有無數這樣女子。差不多平庸的埋沒了。又有誰替她們墮一滴悼惜之淚呢。

有時。逸生夫人一天不出去。等逸生回來。就鬧着要他帶她到遊藝園去看戲。逸生拗不過夫人的面子。只好奉命惟謹。他們邀着菊姑娘同去。菊姑娘明白這不過是虛送人情罷了。況且他們夫妻倆一塊兒多麼自在。插進一個旁人。便顯得拘束。因此絕不肯和他們同去。但是他們走後。她又感着孤獨。那病廢的姑母。終日只睡覺的自然也不能解釋她的煩悶。那末。她惟有找風琴去暢叙她的衷情。她彈出來的全是那淒涼感人的調子。似乎把心弦上的哀音發洩無餘了。老吳媽若是聽見。就走來

止住她道。您別彈吧。這樣哭的聲音。聽了多不好過。我的眼淚。都讓您惹出來啦。她歇住。苦笑道。你的心腸怎這樣軟呀。

偶爾菊姑娘上逸生夫人那裏商量家務。碰巧逸生在家。纔走到門口。就聽裏面傳出快樂的笑聲。頗激刺人耳鼓的。她就遲疑着不打算進去。但是又一想。忽然走到門口。又返轉去。他們還當她是特地來偷聽私話的呢。不得不硬着頭皮重着脚步走將進去。一眼看見逸生夫婦兩人緊緊偎倚在一處。兩個頭幾乎拼得到。手也互相攙和着。正密密切切的說話。那種親愛香甜的狀況。使這位老處女見了。臉土斗的生了一層紅雲。把要和逸生夫人談的話也忘記了。簡單敷衍幾句。逃了出來。沒精打采的好象戰敗的兵士一般。回歸臥室。呆呆的坐了幾分鐘。復長長的嘆息幾聲。

一年之後。菊姑娘的身體更加衰弱了。時常發出乾燥的咳聲。兩隻眼癡癡的沒了神。但是她仍然拿牠不算

什麼病。還硬掙着去應付那些碎瑣的家務。他們也看不出她是力疾從事。加以什麼體恤和愛護。到了初春的時候。那病象已經掩瞞不了。她的姑母纔驚惶着叫逸生請醫生給她治。醫生說。這是肺病啊。大約是由鬱悶和勞苦過度而成。此病醫生也無把握。全靠自己的調攝得當。或者尚有復元之望。醫士又說。中國現在的病人。十個裏有七八個是肺病。這真是可悲的現象啊。醫士就開了方子。搖着頭走了。大家纔憂慮着去安慰她。然而這些搔皮不着骨的廢話。於她沒甚功用的。那醫生的藥水。也是無一點效驗。菊姑娘也把她的浮萍般生命。看得不甚重要。但是她覺得疾病是很爲沈重。雖然戀戀不捨這日久寄居之地。而想來終不如回到自己家內好。

大家很傷感的將菊姑娘送走。家庭中髣髴失了一根柱子。大家又茫然無主起來。那位嬌小的少奶奶。料着不能再不問事。虧着她近日在菊姑娘手下。也學出點本領。還可勉力支持下去。逸生呢。心中更感不安。他念。

家實是對菊姑娘不住。菊姑娘那樣爲他們操勞喫苦。因而弄成一個險症。設若有個三長兩短。那真萬分的抱歉。他惟有勤着去看她的病。她見他來。精神也振作些。但是瞧那時重時輕的樣兒。情知不妙。心痛的幾乎落淚。

有一天。他夜間做了許多惡夢。早起頗覺不適。就匆匆跑到菊姑娘家裏。她哥哥不在家。見着她嫂嫂。愁着眉說。病的更沈重了。你逕自去看她吧。我還要去看藥呢。他悄悄的走到菊姑娘房裏。只瞧屋中陰慘黑暗。藥香瀰漫。菊姑娘很沈靜的躺在牀上。臉如白紙一般。尙餘微微的一口氣罷了。他不由得坐在牀邊上。唏噓起來。菊姑娘的眼睛居然慢慢睜開。用極微弱的聲音問道。你是逸弟嗎。說罷。那眼淚宛如珠子般亂濺。逸生也陪着哭。兩人哭了一會。菊姑娘又發生劇烈的哮喘。逸生倒了點茶給她喝。卻咽不下去。又想覓一塊手帕替她揩眼淚。

他一眼見枕頭底下。露出一個手巾角兒。遂輕輕拉了出來。卻自手巾內掉下點東西。他取來一看。忽地怔住

了。原來是兩張像片。一張是她的。那一張即是從新房中失去的他的半身照。這兩張像都用同樣的洋線打了極美麗的絡子。他對着這兩張照片出神。似乎有一種纏綿而酸楚的情感。傳達到他血管裏。他此刻方完全體會她的深意了。他不禁迴憶她是怎樣刻骨縷心的愛他。而他就那麼忽畧過去。總是自己重重的傷害了她的心啊。

他熱烈的握住她的手。想表明自己的感謝。只是說不出。她也圓睜着眼睛望着他。那眼睛裏仍舊放出纏綿的

情絲來。繼而她很低弱的嘆一口氣。臉上現了媚媚的笑容。他以為這是極美麗的笑了。他低低在她耳邊說道。你能饒恕我盲目的罪過嗎。我現在纔懂得真美與真愛是什麼啦。你的美與愛。將永遠埋葬在我深深鬱鬱的心坎內。你試告我。你是不是願意我這樣呢。可惜她已經不能聽他的情話。她聖潔的靈魂。已在她作最後美滿的笑容時。脫離此污濁的塵世了。

(完)

語 諧

臉 顧

一家屋子裏失火了，許多救火的人慌忙搶出什物來；但是那屋裏的一個孩子，什麼值錢的，或是好看的玩物他都不要。只將他的假面具，（俗稱戲臉壳）沒命的拿着就跑。

有人問他：「爲什麼端祇要拿這東西呢？」他說：「父親講過的人到危難的時候，什麼都可以不顧；惟有臉要顧着的。」

商務印書館 編譯所 投稿簡章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凡投稿無論謄與版權租賃版權均照本章程辦理
來稿須繕寫清晰關於著作人姓名著作物名稱暨全稿冊數字數(約數)均須詳載
譯稿由郵務局寄者以郵務掛號單蓋有本館圖章者為憑其親交或託友代交者以本館收條
來稿須載明原書名原著作人姓名并將原書附寄
為憑
重要之稿須自留副本
來稿逕寄寶山路商務印書館編譯所
本館收到稿本是否印行儘半個月內答復(中間車船寄遞日期不算)如不印行當將稿本掛
號寄還
來稿除由郵局中途或介紹人手中散失本館不負責任外其確由本館遺失查有確憑者(即
郵局掛號單及本館收條之類)酌量賠償
郵局掛號單及本館收條之類酌量賠償
一百元其餘照本館賠償之數酌量賠償
另商讓與版權辦法如本館不能印行或協商不同時著作人應將賠償之費交還本館
稿本交還著作人其依租賃版權辦法者議定契約時著作人應將賠償之費交還本館
各雜誌另有投稿簡章本簡章概不適用

民國十三年七月



天氣熱了。人家紛紛到莫干山牯嶺去避暑了。然而我以為上海自有絕好的避暑的地方在。何必定要如此長途跋涉呢。
上海的絕好避暑地方是什麼。就是在南京路的沙利文他製的冰其淋、綠冰、冰汽水一類東西。都很出色。選擇原料既精。製法尤為講究。地方又幽雅絕俗。處處含着「清涼」的意味。閒來與二三知己入內坐坐。吃些冰的東西。消暑解熱。多麼有趣。好比在莫干山避暑一樣。

地址 上海南京路三十六號(拋球場東)

(431)

◎小說與儲蓄

小說與儲蓄、有相同之點、亦有相異之點、相同者、同爲供給、人精神上之快適、相異者、小說可憑理想、儲蓄全係實事、今之辦儲蓄者、每欲以小說之法、施諸儲蓄、所謂利益、所謂幸福、僅憑理想爲言、不於實事致力、因之儲蓄機關、中途失敗者、不知凡幾、夫儲蓄機關之失敗、卽儲蓄者蒙其害而受影響、此於儲蓄界前途、至有關係也、所謂儲蓄之實事、非他、卽收受儲戶之款、有切實保障、日後不致落空之謂、此斷非紙上空談者、所能成就、故甚望有志儲蓄之人、確切考察、審慎於先、勿使追悔於後、此佈

按本會保障儲款之財產現有八百餘萬元

上海法租界愛多亞路七號

萬國儲蓄會啓

本會詳章函索卽奉



熱血奮鬪

蔣用宏

吟風弄月，

觸感傷情；

聞春去而悲懷，

聽秋到而痛心；

「啊，喲，呀，唉，」地哦着，

偏有許多的詩興！

這是文人的風雅清高嗎？

不過是「靡靡之音」！

※

※

小說世界 熱血奮鬪

藝術之宮，(Palace of Art)

象牙之塔，(Ivory Tower)

無時不在耽美的青年的標的裏，

儼然以瀟灑超塵自命。

不知它們也離不了人生，

拋不掉理性；

它們蘊藏着豐富而強烈的願望，

包含了熱血奮鬪的熱情；

它們裏頭奏的是成功的凱旋高歌，

不是「靡靡之音」

※

※

迢迢的前途，

蔥蔥的路，

奮鬥的天使，

正招手要我們貢獻。

我們正是向陽的紅色的花，

爲什麼就這樣萎靡不振去逸情悅性？

要認清我們應走的大道，

免得枉費了脚力，

錯跑了路徑。

※

※

遍地棘刺，

正好實驗我們的鐵骨銅筋；

不要爲前途有阻礙，

受些挫折而灰心。

我們不知道艱難，

要努力前進；

我們不知道懼怕，

要拚命前行！

登高一呼，

要驚破這如怨如訴的「靡靡之音」

※

※

天生成的一副好身手，

很可以嘗膽臥薪；

吟風弄月是什麼一回事？

不要假惺惺！

頹唐喪氣是懦者，

奮鬥發出來的光才是明星！

我們的處女剝作，

就是需要這熱血奮鬥的結晶！

※

※

親愛的朋友們呵，

不要震驚！

現在是什麼時代？

速醒速醒！

要達到人生之宮的標的，

就是這一條康莊的路徑！

△一九二二年裏，有李合林在巴黎的一炮；——參

純飛館筆記

仲可徐珂

十月都城家百蓄，霜愁雪非冰蘆蔽，暖炕煤爐香豆熟，燔獐鹿，高昌家賽羊頭福，貂袖豹祛銀鼠標，美人來往氈車續，花戶油窗通曉旭，回寒燠，梅花一夜開金屋，此元歐陽玄漁家傲詞，見（圭齋集），所謂都城者，在元曰大都，在明清曰順天府，今日京兆，光緒中葉，珂客日下所見景物，與上述者悉同蓋，自元至清，歷五百餘禩而未改也。

看學生雜誌十卷十號九個月的法國牢獄生活——不久又有廣東少年須明聖由俄國步行萬里到上海來。——參看萬里步行記——我覺得他倆這種有精神有靈魂的處女靚作，就是熱血奮鬥的結晶！真是我們的良師畏友。親愛的朋友們呵！你們的處女作又是怎樣的呢？

★——本篇內的「處女作」是指行為而言，並不是指文字。——

孩童之意旨最真

用棕欖香皂洗面浴身必有極舒適之快
感苟以此皂與孩童應用無有不樂用者
但孩童之樂用此皂初不知是優是劣祇
覺身體得有快感耳
然則既能使人得快感孩童且愛用之其
佳可知矣



注意

現在市上所售之棕欖香皂
其香料已經加重並改盛美
盒益臻完善

各處大商店均有出售

上海四川路
十二號棕欖公司啟



美製



一杯惠司格酒

小青譯

有人說酒有勾引談興的功用。這句話確有幾分實在。那老律師平時似乎很靜默的。可是飲了幾杯惠司格後。他的談話的興致。也就不比他那栗色髮的同伴減色。他們正在那裏談論偵探案子。老律師道：「我以為理想和事實。究竟不相一致的。譬如偵探小說中的情節。往往離奇詭譎。並且破案的關鍵。也都非常巧妙。可是論到我們生活的經驗。就沒有這樣的事了。」那對座栗髮的人。舉杯飲了一口惠司格。搖頭答道：「你這話我不敢贊同。須知我們的經驗。有時也有出人意外的事。也許比小說的事實更離奇些哩。」老律師顯着注意的神色。問道：「你的說話有根據麼？」栗髮人指着桌子上的酒杯答道：「我們現在正飲惠司格。竟使我記起一件奇怪的事實來。那

事乃是我親身經歷的。」律師急忙道：「那麼。請你說出來聽聽。到底怎麼樣奇妙？」栗髮人又飲了一口。點頭說道：「很好。你如果不覺得厭煩。我也不妨把那件事申說一遍。不過那案中人的姓名。我不能不給他們變換。這要請你原諒的。那件事實的發生。還在大戰以前。我記得是一九一一年的夏天。那時我有一個住在地鳳州的朋友。請我到他那裏去避暑。我那朋友的名字。姑且叫他馬萊。住在北海濱的一個小村外面。馬萊有兩個女兒。一個叫做喬痕。一個叫做希達。此外還有一個約翰。喬痕。我從他的身上。才和馬萊老人相識。馬萊已六十歲了。約翰却和我相仿。那時只有三十左右。我們本來是劍橋大學的同學。但約翰和老馬萊的關係。並非親戚。約翰的父母都

已故世馬萊就是他死父託孤的保護人。老人脾氣非常古怪。平時靜默寡言。似乎有什麼不可告人的秘密。約翰却性情燥烈。恰正和老人相反。所以當約翰幼年的時候。雖在老人的保護權下。不能不聽從命令。但也不時有抵抗不服的舉動。到了他進劍橋大學的時候。因着幾次劇烈的爭鬭。約翰就脫離了老馬萊的屋子。但約翰的身體。雖然脫離了老馬萊的家庭。他的靈魂卻依舊留戀不捨。原來他和老人的意志。雖然相反。但和老人的女兒喬痕卻又彼此相契。因此自從約翰番克斯往倫敦去後。喬痕也不時到倫敦的姑母家去。乘機和約翰相會。他們相愛的程度。逐漸增高。就到了訂婚的地步。那時約翰剛懷的氣焰。不得不輟化下來。就平心靜氣的到地鳳州來。向老人說明求婚的意思。求他同意。但請求的結果。不消說是不滿意的。老人既然峻辭拒絕。約翰也就發性不讓。因此之故。老人便禁止他的女兒再往倫敦。同時宣言如果約翰再走近他的屋子。他必要把鎗彈奉敬。約翰也切齒老

人。聲言若不是因着老人的白髮。和他所患的痛瘋症。也必給老人相當的報酬。從那一次別後。他們倆彼此銜怨。就不再見面。當我往地鳳州避暑的時候。老人和約翰的惡感。正兩不相下。我雖是約翰的朋友。但早先常在老人家中出入。他卻很喜歡我。我覺得老人的脾氣雖然古怪。並且常帶着秘密的神氣。好似心中有什麼恐怖。可是在交接方面。也不見有什麼虧禮失節的地方。所以我也很喜歡老人。他的兩個女兒也是非常嫵媚的。但我覺得他們似乎很怕懼老人。故而老人雖阻梗喬痕的戀愛。喬痕仍沒有什麼意外的舉動。我記得我到了地鳳州的第四天。那一齣慘劇。不幸竟發生了。栗髮的人說到這裏。略停一停。把身子仰在椅子背上。又把兩條腿交換疊着。才繼續道。「那時晚餐剛完。我們同在客堂裏面。除我以外。有兩個男子。姓名我已忘掉。還有一個希達的女友。希達也在那裏。但喬痕好似起先有什麼事。進客堂的時候。較遲一刻鐘。到喬痕進門時。我見希達的眼睛。向伊的妹妹

注着。顯一種詢問的神氣。喬痕只聳了聳肩。並不答話。當時我見了這種狀態。又覺得喬痕的神色慌張。心中未免有些詫異。可是當着衆人的面。我當然不能開口動問。那時老馬萊不在我們一塊。他在屋子那邊的書室裏。這事並不希罕。他每當晚飯過後。往往獨自在書室中休憩。有時他在歸睡以前。還到餘衆會集的所在。逗留一回。但大半的日子。他便逕自上樓。到次朝才和衆人相見。那時我們彼此閒談。客室中的窗完全開着。燈光便穿射到外面草地上去。約摸在九點三刻的時候。希達忽然作駭異聲道。「你是誰。有什麼事呀。」我把椅子旋過去一瞧。見一個男子立在通草地的門外。當我們一齊回頭向他瞧時。他却走近一步。直到了客室的門口。我見他的形狀略帶些驚慌。他忽說道。「我這樣進來。請你們寬恕我。但——」他的說話突然停止了。眼光忽移在我的身上。又道。「先生。我可能和你一個人說一句話麼。」我瞧瞧衆人的臉色。沒有一個人有認識的表示。他分明是一個陌生

人。我不禁懷疑起來答道。「什麼事呀。你既要和我說話。爲什麼此刻不能說呢。」那人微微聳一聳肩。應道。「那也可以。我的意思。原希望免去女士們的驚駭。須知那一面的室中。有一個人被人謀死了。」大家一聽這話。都出乎意外。沒有一個人回答。希達先開口問道。「死的什麼樣人呀。」那生客答道。「一個老年人。我想約摸有六十歲了。」希達這時。便把兩手掩住伊的面孔。我也急急從椅子上立起。應道。「啊。我就來了。」說時。還有兩個男客。也都立起身來。原來這時候我們已彼此心喻。知道那被害的人。除了老馬萊外。沒有別人。我回頭向喬痕瞧時。見伊正向着那來客出神。我走近伊面前的時候。舉手拍伊的肩膊。伊仰起頭來。眼睛中露出一種異光。不由的使我驚奇。因爲伊的眼光。並不是表示驚駭和悲鬱。却分明是一種恐怖。我一見這狀。便不禁記起伊先前進客室時的一種驚慌狀來。

那講故事的栗髮人。停頓的時候。老律師似乎已聽得出

神。仰面等待他賡續。少停。栗髮人又續道：「那死的人正是老馬萊。我們繞到屋子的那邊。走到書室的窗前。見窗正開着。老馬萊却坐在書桌面前。靜止着不動。他的頭向前垂着。臉上露一種恐怖的神氣。我們在窗口前靜立了一回。大家都不知道怎樣措施。一回兒。我就舉起一腿。從窗口上跨身進去。我略略瞧了一瞧。便回頭道：「他已死了。我們應得立刻報告警察才是。」那幾個男客都點頭同意。隨即也跟進室來。我就悄悄把電話機搖動。顫聲報告道：「密司脫馬萊被人謀殺了。請你們即刻派一個人來。」接着。我才見椅子旁邊有一根撥火爐的鐵棒。又見老人的顛後。留着一大個血洞。那個報警的生客道：「瞧這傷痕。那致死的原因。已經很明白了。但我意這室中的一切東西。我們不應當擅動。還不如下了窗帘。到別室中去。等警察們來了再說。」我們一聽他的提議。覺得很是。大家就走出屍室。到客室中去。我一回退出。在甬道中遇見喬痕。彼此呆瞪瞪瞧着。一時不敢把這個兇耗告訴伊。

不一回。我卻不知不覺的向伊點了點頭。伊低聲道：「是我父親麼。唉。我的上帝。」我伸手過去安慰伊。伊忽張目瞧着我道：「你可知道麼。今天晚上。約翰到這裏來過的。」伊說時氣息很促。喉音幾乎哽塞。我詫異道：「約翰——約翰。——伊繼續道：『但那個人怎麼樣發見的。他是誰呀。』我答道：『我不知道。我要去問他哩。』伊又顫聲道：『請你盡一些力。為上帝的緣故。請你出些力罷。』說完。轉身走上樓去。我見伊上樓時扶着欄杆。似乎身體已支撐不住。於是我回想老馬萊的死狀。他是被鐵棒擊碎了頭顛死的。顯是被人謀殺。同時又想到約翰到這裏來過的。何以這樣湊巧呢。若論小說中的事實。約翰是書中的主角。似乎不致犯這樣殺人的罪。可是這不是浪漫主義的小說。卻是一件明白的事實。老人和約翰之間。既然有了解不開的怨恨。約翰的素性又很暴烈。他只是一個尋常的少年。一度發性。也未必有特殊的抑制能力。此刻老人既死。和約翰是否有關。我實在不忍推想。我回進

那三個人留頭的客室中。他們都靜悄悄的坐着。等了一回。警察還沒有到來。那個報警的生客又開言道。「這真是一件可怖的事。」我乘機應道。「是啊。但你能否告訴我們。你怎麼樣發見的。」他答道。「這事很淺顯的。我在那路上開跋。正預備回到村中的客寓裏去。我早已在村中就攔了兩三天了。當我走過這一宅屋子的時候。瞧見有燈光從窗中透出。直射到樹枝外面。我見有一個人靠書桌坐着。卻靜止不動。我起初還以為他睡着了。但因着好奇心的衝動。不由的站住了足。覺得他這樣靜止。竟不像睡。這時使我懷疑起來。他莫非昏暈。或是患病了麼。因此。我進了大門。走到窗口一望。才知他竟已死了。我吃了一驚。回頭見屋的那端。也有燈光透露。於是我就兜過來報告你們。」他略停一停。忽作沉思狀道。「我覺得有一件事。似乎和這兇案有些關係。就是我從客寓裏出來時。見有一個男子。從這向往村中走去。他的狀態非常急促。不禁引起我的注意。雖在幽暗的路燈光中。他的面貌。我

卻聽得很清楚。他且走且把手杖在空中舞着。口中也唧唧噥噥不知說些什麼。當時我還不以為意。但此刻——」他聳一聳肩。又改口道。「這一着。也許我完全誤會。但似乎也有向警士們說明的價值。」我作鎮靜聲問道。「那個人你再能够認得出麼。」那生客答道。「那人很長。至少六尺高。軀幹也很闊大。鬚髮很修整的。」他說這話時十分鄭重。似乎每一個字。都權衡過的。他又道。「我也許可以認得出他。但我不願矢誓。須知凡保有性命出入的事。說話時自然應當加倍謹慎的。」我默然不答。暗想約翰的身材。果然是高大的。而且他的鬚髮也很修整。這樣說來。老人的死。莫非當真是約翰殺死的麼。我是約翰的朋友。自然願意助他。但假使他果真幹了這事。我又怎麼樣處置呢。那時我的精神不免錯亂。就按鈴叫一個女僕拿一瓶惠司格酒來。我一口氣飲了兩杯。借此振作我的精神。接着。我道了一聲歉。又從客室中退出。因我覺得我應當去見喬痕。把這個消息告訴伊。我見伊的眼眶乾

着。不會哭過。分明還有幾分定力。伊聽我說明之後。作堅決聲道。「如果約翰做了這件事。他一定還沒有知道。他一定不知道他已殺了我的父親。——你明白我的說話麼。因我對於約翰的性情。比任何人明白。他雖然容易發怒。但一會兒便會反省過來。他如果因着一時憤怒。殺死了我父親。勢必要即刻悔悟。決不會悄悄的逃走。我所以說他一定沒有知道他已殺死了我的父親。」我默然不語。私忖老人的死。不是一擊就死的。至少也須兩三擊。那就可知不是無意中失手打死的。若說這樣的死。那動手的人自己還沒有知道。實在不近事實。此刻喬痕的說話。既然這樣堅決。我當然沒有再向伊申辯的必要。雖然如此。我見了喬痕的堅決態度。竟因此引起了一線希望。就情理而論。伊的說話。雖不見得和事實符合。但我的私願。只希望約翰不會犯罪。我回到樓下時。警察們已經到來。一個是警長。一個是尋常的警士。他們已在那裏開始究問。這件案子最大的憑證。就是那陌生人的說話。他又把

先前說過的話。向警察們說了一遍。那生客的名字。叫做倫海姆。警察們早知道他住在村中的客寓裏的。警長問道。「你從窗口裏瞧見了老人的身體。然後就兜到那邊的客堂裏去麼。」倫海姆答道。「正是。」警長又道。「你沒有進書室裏去麼。」倫海姆道。「沒有。等到後來。我才同着這幾位朋友一塊兒進去。因我雖覺得老人的狀態詭異。但究竟不關我事。未便直闖進去。我想不如先報告屋中的人們。然後同他們進去瞧視。」警長連連點頭道。「先生。你的舉動很不錯。但此外你可有什麼說話告訴我們麼。」倫海姆道。「還有一層。我已經對這位先生說過。」他說時向我睨了一眼。接着又回過頭去。把他在路上遇見的那個人。和警長說明。當倫海姆摹擬那人的狀態時。那旁邊的警士。忽然努唇吁嘯起來。警長立怒目瞧他。似乎申叱他不應如是。那警士竟抑止不住。忽插口說道。「警長。那個人就是密司脫福克斯。他今天晚上在這村裏。趁了最後一次的火車回去的。因傑更司親眼在車站上

見他。回來後告訴我的。」我不禁發怒道。「警長。你的同伴說些什麼話。我想他不會說密司脫福克斯和這件兇案有什麼關係罷。」我這說話。事實上未必有什麼效果。他只吩咐那警士出去。接着便低着頭凝想。原來在這樣小村之中。什麼人有什麼秘密的事。大家都知道。老馬萊和約翰。福克斯有什麼惡感。尤其是村人們口頭的故事。因此。我覺警長的神色。對於這一件疑案。似乎已確有幾分把握。他問倫海姆道。「如果你再見那個人。你還能夠認識他麼。」倫海姆的答語。仍舊和剛才對我說的一樣審慎。他說他也許可以認得出。但不願宣誓。因為他瞧見那個人時。燈光不很明亮。警長把所得的答話。記了下來。就同我們到尸室裏去。他見了老人的致命的傷痕。也不由的怔了一怔。於是他們就照例檢驗。內中要算倫海姆最不關心。他原是一個過路的生客。當然不至於動什麼感情。我却左右瞧着。腦室中竟充滿了一種怎樣可以幫助約翰。福克斯的意念。我雖不敢確信約翰果真犯了

這件兇案。但論情勢。實在也不容易替他辯護。我又記得喬痕懇切的說話道。「爲上帝的緣故。請你出一些力。」這說話也在我腦中盤旋不定。我益發覺得不能不效些勞力。我在室中閒踱了幾步。便停在一隻小桌子面前。桌上有一瓶惠司格酒和兩隻玻璃酒杯。我見那承杯的盤是銀質的。老馬萊平時最是心愛。我又不不知不覺的將兩隻杯子取起。無意中又嗅了一嗅。知道那兩隻杯子都注過惠司格的。這原是很容易的。凡喜歡飲酒的人。誰都嗅得出的。當我取將杯子重新放在銀盤裏時。那警長也已檢驗完畢。取了日記冊子走過來了。

那講故事的栗色髮人說到了杯子的名詞。就停住了口。伸手把杯子接過。飲了兩口。對座的老律師却似乎越聽越有滋味。急切要他廣續。因發聲問道。「你所說的故事。是否完全事實。或是你已經變換過了。」栗髮人道。「我只把那件事重複溫述一遍。連事實的程序都沒變動。你難道有什麼懷疑處麼。」律師道。「不。我只覺得非常幻

秘。真像小說中的情節一樣。但以後又怎麼樣呢。」栗髮人道。「以後一星期中的事情。我也不必細說。只有兩件事。我還記

得很清。一

件是村中

發過一回

竊案。一件

就爲着老

馬萊的兇

案。檢察官

開庭審問。

審問的結

果。便把約

翰。番克斯

定了行兇

的罪。據約翰自己說。那晚他果真和老馬萊會面過。並承

有申辯的餘地。後來約翰追想前情。雖說他果真取過那



認因意見不洽。和他爭鬭起來。那時約翰一時怒發。也曾向老人打過一拳。這一着最關緊要。因約翰雖然宣誓。他

這一拳。決

不致致老

馬萊的命。

並且他也

不曾取過

撥火爐的

鐵棒。但據

一個指印

專家的檢

驗。鐵棒上

卻有他的

指印。於是

他就再沒

不知不覺的將兩隻杯子取起

根鐵棒。只爲壓捺他的煙斗的用。可是已沒有一個人相信。他又說他所以趁末班車回到倫敦去。原是預先定當的。並不是蓄意逃走。至於他和老人會面以後。所以不向他的未婚妻喬痕告別。就因他和老人角以後。盛怒未息。深恐在喬痕面前。有什麼失措的話。反而不便。從情勢上觀察。約翰·番克斯的地位。實在難以分辯。除了他自己力言無罪以外。就是喬痕對於他的信任。也未免有些搖動了。到了審問以後的第十天。我打一個電話。給一個倫敦特派下來的警官。請他到馬萊家裏來。因我有幾句話報告他聽。同時我又打電話給村中客寓裏的倫海姆。約他在同樣的時候到來。並且告訴他那竊案已經破獲了。我先前說過。在兇案發作以後的一星期中。村中曾發過一次竊案。被竊的就是倫海姆的臥室。我的電話發出了約摸半個鐘頭。倫海姆和特派警官。還有那本鎮的警長。已一同到來。倫海姆笑道。『我的竊案怎麼樣呢。其實也不算什麼。因爲我已知那位朋友。沒有拿什麼東西

去啊。』我含笑答道。『當真麼。但我在倫敦市上。發見了許多稀奇事情。倫海姆瞧着我道。『你到過倫敦去麼。』我答道。『是啊。去過兩天。』這時那警官似乎不耐。向時計上瞧了一瞧。插口道。『先生。你請我來。要說什麼話呀。』我婉聲道。『警官。容我先問你一句。你可曾聽得「一着錯。全局錯」的格言麼。』那警官似乎莫明其妙。不會領悟我的意思。但倫海姆的眼光。卻略略有些變異。我繼續道。『這句格言的意思。就是如果一個證人說了一句謊話。那就可以知道他的說話裏面。也許還有別的謊話。如果如此。他說話的價值。當然應得減少。這話你可贊成麼。』警官答道。『那自然。但我還不明白——』我忙道。『警官。你就可以明白了。現在你想誰是證明密司脫番克斯有罪的證人。』警官答道。『那是密司脫番克斯自己證實的。』我道。『除了他自己以外呢。』警官道。『那麼。我想就是這一位先生了。』他說時。向倫海姆點點頭。倫海姆靜坐不動。只向我瞧着。我應道。『不錯。那麼我要問問。』

這位密司脫倫海姆。爲什麼他自己說姓倫海姆。又說他從前沒有見過老馬萊。這兩句話實際上都是說謊。但爲什麼這樣呢？」倫海姆突然立起身來。問道。「你說什麼話。你怎麼說我的姓氏不是倫海姆呢？」我答道。「你不是要知道那個沒有偷你東西的賊麼。我就是那個賊。並且我曾取了一件鉅價的東西。就是一個地址。」警官忽現詫異色道。「這到底是什麼一回事。」又回頭瞧倫海姆道。「密司脫倫海姆。我想你還是靜坐一回。等這位先生說完了再說。」倫海姆惡很向我瞧了一眼。重新坐下。接着又勉強笑了一笑。說道。「警官。我聽了一個人自己承認他是竊賊。實在不由的不覺得奇怪。」我只是暗笑。他大概還不覺得我對於他的內幕。到底明白了多少。我又靜悄悄說道。「密司脫李那迪。這不是你的真姓麼。並且我知道你是一個法國柯雪根人。」他答道。「即使是。又怎麼樣呢。須知我所以改姓。原是有緣故的。」我應道。「是啊。我知道你有緣故的。我希望我所說的緣

由。能够使警官滿意。但據我想來。你所以改名。大半就爲着要掩藏你的真相。以免引起村中人的注意。否則這小村中住了一個外國人。大家談論起來。難免要被密司脫馬萊知道。因你決不願意使馬萊知道有一個柯雪根人住在村中。」他又作苦笑道。「我早已說過。我是不認識密司脫馬萊的。」我接口道。「哦。那麼請警官瞧瞧這一張照片。雖然舊了有些泛色。但面貌還很清楚。我將一張照片授給警官的時候。那個柯雪根人忽的咒了一聲。拔出一把刀來。跳起來要刺我。他知道他的陰謀已經破露。便想乘機報仇。但我却早已預備。立即取出一把手鎗。注着他。他呆了一呆。一時竟不敢前撲。那警官從中阻攔他。吩咐道。「警長。你立在那個窗口。」又回頭道。「不知誰何的先生。你不必這樣弄猴戲了。現在你可還抵賴不認識密司脫馬萊麼。」他怒吼道。「我不回答你。」警官道。「不答也好。須知這照片上明明是你和馬萊。還有一個女子。似乎在什麼別的地方攝的。」我說道。「就在法

國納帕爾司攝的。這照片我在倫敦他的薄奈街寓所中尋到的。至於那寓所的地址。就是我悄悄的到他村中的

有什麼目的。你要謀殺密司脫馬萊呢。」他一聽這話。假使他有下手的機會。他一定願意把那刀尖刺進我的心

客寓裏去偷

出來的。」柯

雪根人目灼

灼站在一傍。

正像被擒的

野獸。警官便

莊聲問他道。

「現在你可

還有話說麼。

你爲什麼在

作證的時候

說謊呢。」他

又道。「我不回答你。」我插嘴道。「他既不願意說。還是

我代替他說罷。不過有幾部份。我還沒有知道。李那迪。你

跡。就尋到這小村裏來。你到了這裏。爲着要等候機會。一時還不下手。但每天晚上。你總在這屋子左右踱着。並且



位著注鎗手把一出取卽立備預已早却我但我刺想來起跳來刀把一出拔

窩裏去。我
接續道。「
這一著實
在也不關
緊要。我們
姑且假定
你就爲着
相片上那
個女子的
緣故。因此
四處尋訪
馬萊的蹤

時常在窗口窺探。以備得機下手。到了那一天晚上。你瞧見室中另有一個人。正和老馬萊爭吵。那人就是約翰·克羅斯。你一見這狀。便以為機會到了。你等番克羅斯離去以後。就悄悄的從窗口裏進去。』我說到這裏。那雪柯根人大聲呼道。『這都是胡說。』我見他的嘴唇全白。因置之不理。但繼續說道。『那時老馬萊也瞧見你了。他本來正懷着盛怒。一見了你。臉色便變成恐怖。他知道你有什麼來意。你也當然非常敏捷。不等他有什麼舉動。便即伸出戴手套的手。將鐵棒取起。那時正用不到幾下。老馬萊的頭顱立刻破碎。你却還很安閑。走到桌子旁邊。飲了一杯惠司格。接着還大着膽子。竟敢到屋的那邊來報警。這一看你果然是很狡猾的。可是——』我的說話沒完。不由的奔上前去。那警官也已瞧見。一齊伸手去奪他手中的小瓶。但我們已經太遲。那柯雪根人早已把瓶中的毒藥咽下去了。不到半分鐘。他已氣絕。於是這一重公案的真相。究竟怎樣。再沒有方法知道。但我的意思。我所假定的

理想。大概去事實不遠哩。』那老律師聽到這裏。忽仰面起來。緩緩說道。『這是一件確實的事實麼。但據我看來。不但很像小說。就是你本身却也成了偵探小說中的主人翁了。』那栗髮人道。『你覺得這事很希罕麼。其實沒有什麼。就是所以我能破獲這件疑案。也並沒有特殊的神通。只因那兩隻酒杯。我覺得都有很濃烈的惠司格酒氣。便知道這書室中顯然有兩個人飲過酒的。那兩人中一人是老馬萊。還有一個分明就是那柯雪根人。但他却明明說不曾進去。你想他為什麼要抵賴說謊。既然說謊。他別的說話。還靠得住麼。』老律師忽然說道。『唉。你的最初的疑點。可是就在這一著上麼。但那天晚上。約翰·番克羅斯不是也會在書室中逗留過好一回麼。你怎麼知道兩個人飲酒。還有一個一定就是那個柯雪根人呢。』栗髮人緩緩答道。『在理。我應早些聲明一句。但恐怕一經說明。這一件故事說出來便不很得勁。原來約翰·番克羅斯是一個守酒禁的人。他的生平。涓滴不曾入口。你如果明白了這層。想必再不會說我神經過敏了。』說完。又舉起酒杯。好似借此自酬他的勞績。那律師也受了暗示似的。伸手將酒杯取起。飲了一口。才改容說道。『這件故事。不但有趣動人。却還破除了我的一種誤解。我着實應當感激你呢。』

純飛館筆記

徐仲可

六合孝女達婉容殉父於庚申（中華民國九年）十月。天方教徒也。拙著可言（可言爲天蘇閣叢刊二集第三種）詳載之。今乃又得一寧河張烈婦于鼎貞焉。不意於禮教凌夷綱紀蕩盡之今日而有此二人。輝映南北。不爲流俗所污。豈人之性果善耶。鼎貞字淑芳。甲子（中華民國十三年）年二十七。五月殉夫於江寧。其死也以藥。鼎貞爲寧河人。縣立女校畢業生。年二十五。歸同縣北京大學文科畢業生張彭賢。彭賢以簡任職待次於皖。蘇督齊燮元賓禮之。乃遊江寧。臥河旅邸。鼎貞聞之。往視疾。侍湯藥兩月餘。疾且革。剖股燻湯以飲之。終不起。時五月初七日也。匱寄萬壽寺。旦夕哭臨。越五日。憑棺哭之慟。哺歸。餌藥臥。詰旦死矣。鼎貞事舅姑孝。處妯娌間無違言。撫前室二子。二女若己出。其將自殺也。上書舅姑。以不及終養引爲己

咎。且部署家事。告誡子女。甚周至。可想見其從容不迫之狀焉。其遺象及上君舅書。見六月初十日申報。自殺爲君子所不許。以其智盡能索。但思免除爲人之職責。惟以一死辟世辟人而已。珂謂不然。今之世。方患人滿。生生不已。家不給而人不足。終必出於相殺之一途。故凡自殺者宜有以獎之。西人結會自殺之風。或可因是而及於我。爲自然之淘汰。由斯以言。婉容鼎貞之自殺。不尤足以風厲斯世耶。所異者。婉容爲天方教徒。鼎貞爲女學生。而乃以殉父殉夫自殺聞於世。吾漢族之遺老。自命爲詩禮名門。力詆學校教育者。亦聞之而知愧焉否。剖股亦君子所不許。本於父母身體髮膚不敢毀傷之說。且深知其無補於病爲愚孝也。珂謂不然。剖股亦捨身之一端。身且可捨。何有於財。然貪夫殉財而捨身者多矣。剖股之事。不數見也。

Quaker Oats



滋補

味美之早餐... 桂格麥片
經濟

桂格麥片內含十六種人身需要之原質爲
食料中之滋養最富者二倍於肉類三倍於
穀類味美氣香調羹簡易用作早餐最爲適
宜若日食之一月後而察其身體之進步必
將驚奇不置也

總經理

上海廣東路二號

貿勒洋行

分經理

漢口 喬亨洋行 香港 同益洋行 和記洋行

各處大百貨

店均有出售





弗魯亞爾家庭記 (續)

原名 *La Famille Fenouillar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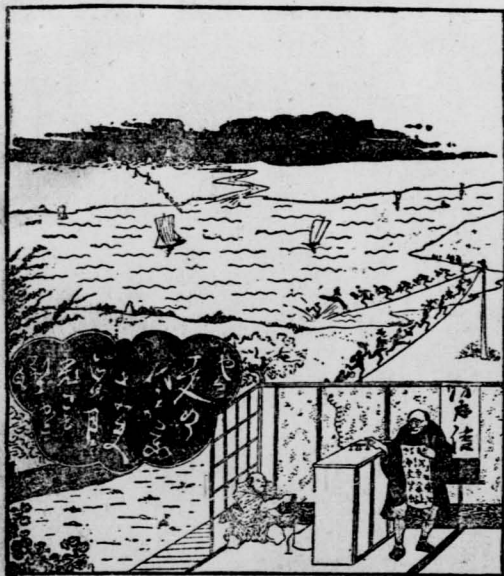
江顯之譯

第十一章 ?

第一節 是他們嗎？

話說弗魯亞爾一家人，臥於堅冰上，任他飄流昏昏沉沉，也不知飄了幾千萬里。就算他們體壯力強，一時不致死，但總有這麼一天要葬身魚鼈的。至於他們雖是自作之孽，可是與我們相處甚久，私交倒也不薄。果然，一朝死在太平洋的話，我們倒不能不一破慳囊，為他們建立一塊大理石或黃金的碑呢。雖然，有一天，我們正在思念他們的當兒，忽然接到從日本國江戶地方 Yedo 寄來的一封信，並附有一張圖畫。我們怎樣敢怠慢，立刻將那封電信和那張圖畫，摹仿下來，印在上面，以供同好。諸君中不乏懂日本文的，可以不必譯出來；但想想不懂的

實在要占大多數，豈由得我們偷這一會兒懶呢圖之左





面的日本電信中說道：『可敬的先生，在三天前，敵國江戶地方，來了四個不知道那一國的人，轟動了各處，來觀者途爲之塞。他們所穿的服式，大約還是上古時代的，真是奇形怪狀，難以筆述……』

日本人天生的狡猾，早已替那四個人題了外號啦。電信上又道：『第一位，是大祭司先生（因爲他的莊嚴的步法）；第二位，是慈祥夫人（她老板着面孔的）；第三和第四位，是鵝女士與鴨女士（因爲她們的舉動輕佻）。先生，你知道他們的來歷否？——我們心中陡的一震，私忖道：是他們嗎？果然是他們啊！』

第二節 弗氏到了日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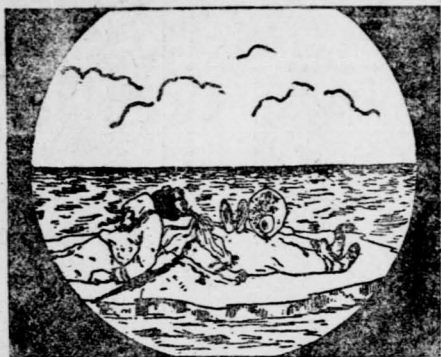
却說這一天，有一只從美國舊金山到中國去的輪船，



正行到離東經一百四十二度二十五分四秒與北緯四十四度二十一分五十九秒的茫茫大洋中，忽見遠地有塊浮冰，飄流而來；那塊冰上好像還有

些黑點子呢！驚動了船上各旅客，大眾如蠶而至甲板上，於是七嘴八舌，議論紛紛。有的，打着望遠鏡，但相距甚遠，仍不得其要領。有的，張開兩隻眼睛如胡桃殼般大，極目力所及，還是望不清楚。真可謂無事忙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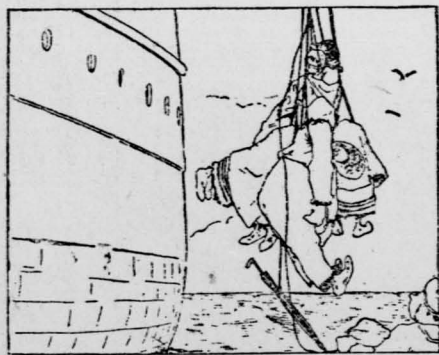
幸而那塊浮冰，向船而飄，漸漸漸近，有望遠鏡的旅客，方纔瞧見那塊冰上的黑點子，是大大小小男男女女的



四個人兒。沒有望遠鏡的呢，還是瞧不明白，而那雙眼睛可就望穿了。要是那些看清楚了的人們說將出來，保不定那些無望遠鏡的人們，要把眼睛望瞎

啊。講到那冰上的四個人，不問可知是我們千思萬慮，預備替他們建立墓碑的弗魯亞爾先生夫人和兩位小姐了。這幅圖，就是從望遠鏡中望出去形狀。

這消息傳進了船長的耳膜，如何敢怠慢，三步並作兩步，奔了出來，扯開喉嚨叫道：「船的左面，木桿呀，大家動手！」這時候，那塊冰，業已靠近船身，放救命艇生怕來不



及；當時就有一個水手，自告奮勇，將身向下一蹶，即安然到冰上。於是我們的那四位朋友，就像繫臘腸，扯吊桶，捆比目魚似的，轉瞬之間，上了甲板了！他們

一家，得慶重生，可說是出於那位義勇兼全的水手之賜啊。

雖然，弗氏一家在冰上睡了這們好多天，滴水未曾入口，加之日晒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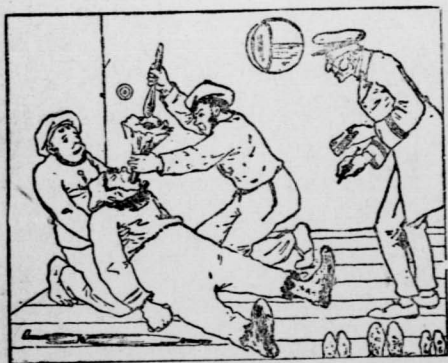


暴，他們的身體，又不是鐵做的，怎麼不會病呢？不被魚鱗所吞，已是萬千之幸，這次固然救到船上，然早就一絲氣息，去死不遠了。船上常備

醫生名喚季莫弗，醫道至佳，名譽也很不壞，他這時正在醫室中考論當冬而蟄的動物問題。見了他們四人，皆是一種毛病，立刻在他大著中第一百四十四章上，加入一

條道：『哀思季磨野人中當冬而蟄的理論。』

季莫弗大醫生診了一會脈息，敲了一會骨頭後，就知道他們全是害的飢餓病。至於什麼精神上受了刺激呀，



身體上受了風寒呀，都是些不中肯之談。所以，他也不開藥方，也不配藥水，祇叫兩個水手，拿了大把的食物，向他們口裏塞。也不管他們吞得下也好，吞不

下也好；吃得完也好，吃不完也好。他這種以病治病的方法（德醫 Halmemann 發明的）倒頗新穎有趣。至於見效與否，請閣下文罷。

這種方法，委實靈驗極了。那些食物到了弗氏腹內，攔不久，即見他們四人一個個清醒轉來。最先是張開一雙眼睛，繼而第二隻也張開了，然後搥胸抹背，彎手屈腿，



表示恢復原狀。

那種形態，就是因乏入睡，由夢而醒之後的形態。弗魯亞爾先生十分詫異着說。『我們都在做夢吧！我明明記得被一個大浪打來，死於海

中的，怎麼大家又跑到這個地方來了呢？』弗夫人很有

神氣的回答道。『呸！你們會做夢！你不見這嬌嬌的太陽嗎？天無絕人之路啊！我說呢，像我們這分人家，怎樣

會葬身異鄉。

第三節 改裝

這次，他們在船上，謹謹慎慎的住了幾日，並未鬧什麼



笑話，所以我們也沒有什麼記載。却說這一日，船抵日本海岸，他們就匆匆地下了船，不意日本人少見多怪，看了他們的服式，見了他們的形狀，就繪就一

幅圖——那時已換了日本裝——擬就一封電信，打給

我們；前文皆已表過，想讀者都知道了。弗先生曉得日本人是善於欺生的，忍痛跑到衣服店裏去買了幾套衣服

換了心想，這總不怕他們欺我們了咧。換罷衣服，又跑到理髮店中去理髮，果然，立刻紅光滿面，精神煥發了。

他們又在離碼頭不遠的地方，租了一幢房子居住。這



次遊歷日本，自

然出乎他們意料之外，所以他們很是欣快，以前所受的種種痛苦，早已拋到九霄雲外了。這一天，他們閒着無事，弗先生帶着教訓的口氣，

對她們說，日本人最會欺負外國人的，我們必須裝出是日本人來才對；否則一定要大吃其苦呢。因為始終抱定『日本人是野蠻的……不大文明的』弗夫人雖覺得他

的話，未免太過，但自己從未到過日本，又未念過日本歷史，所以忍耐着，不曾駁他。

走到了街道之上，弗夫人十分注意來往的行人，看看



她丈夫的話對

不對。果然，走了多遠，就看見兩個日本人，鞠躬脫帽，在在如禮。這時候，她可忍不住啦，呖了她丈夫一口道：『我說你的話是靠不住的，果

不出我所料！他們如此客氣，還不文明嗎？你要怎樣才文明呢……』兩位小姐說：『媽的話對哪！』弗先生聽了，不覺爲之語塞。

可是又走了不多遠，看見幾個土人比他們裝扮的日
本人還要像，昂然地走進一幢大廈去。那大門口，還站着
一名盜甲炫耀，聲勢凶凶的衛兵。弗先生見了這般光景，



道：「爹的話不錯！弗夫人呢，也無言可以解嘲，不過用
兩隻眼睛，惡狠狠地釘了她女兒一下。

驀然，一陣軍樂洋洋的聲浪，和着風送入耳內。不久，就

心裏安逸了許

多，覺得自己並

不是胡言亂語，

實在是他們的

笑嘻嘻地對他

夫人說：「如何！

我對你們所說

的不錯吧！」兩

位姑娘也就改

變口風，搶着說

看見一大隊日兵，穿着西式軍衣，耀武揚威地走到方才
上面所說的大廈裏去。非但步伐整齊，且一個個都挺胸
凸肚，精神飽滿，野蠻的國家，那裏有這們好的紀律呢？弗
夫人馬上現出
輕蔑不屑的神
氣來，鼻子裏哼
了一聲，訕笑着
說：「如何呢？還
是有理，還是我
有理？怎麼不開
口你啞了嗎？」
兩位寶貝又搶
着說：「媽的話



對啊！這一來，只羞得弗先生半晌抬不起頭。

弗夫人的笑聲未完，只見三位學究式的日本人跟跟
跄跄，向那幢房子裏而去。好像有什麼軍國大事議論似

的。雖然，像這般連跌帶跑地，也算是文明嗎？弗夫人的粉靨上，立刻紅如朝霞，那一種難以爲情的神氣，難以筆墨形容。兩位小姐覺得事出意外，翻雲覆雨了多次，再也無



顏去改口稱讚父親了。只得望着那般人，乾楞着。弗先生呢，十分的高興，以爲還是自己占了勝利，可知道婦人的見識，到底不及男人咧。他雖然是得了最

後優勝，但心中仍不免慚愧，到了日本許久，日本人是文明還是野蠻這個問題，尙未弄明白，有什麼說頭呢？

第四節 親見天皇

他們決意要打破自己的疑團，所以不顧利害，跟着那最後進去的三位好好先生，走進那幢大廈裏去。跟到了一間大廳上，裏面已經黑壓壓地擠了一廳的人。抬頭只



見四壁輝煌，陳設得異常考究。廳的深處，有只戲台，台上的幕，還閉着呢。弗先生心想：哦，難怪是個戲館。怪道有些文明的，有些野蠻的了。正想到這裏，忽聽

得他兩位令媛說道：「爹呀！爹呀！還是演戲呢。運氣倒不壞！」他聽了，不住的點頭。可是弗夫人趕忙搖手，不要她們講。因爲她想，戲館裏那有這們清靜。如此說來，還是婦

人的見識高了。

幕開咧……一個菩薩似的人兒，端端正正，威威嚴嚴地坐在台的當中。直挺挺地站在廳中的人們，陡的望地



上一跪，低着頭，

頂禮膜拜；連大

氣兒都不敢出。

弗先生說：『這

就是他們戲館

裏的演員嗎？爲

什麼像死人似

的動都不動的

呢？耐着性子

又等了一會，坐

的還是那麼坐着，跪的還是那麼跪着。他再也忍不住了，

馬上拉開破竹似的嗓子，叫道：『同我滾下來罷，噲！你老

是這樣坐着，叫我們看些什麼呢？』也難怪他啊，他在他

故鄉聖赫米城的戲館裏，也是這們喊的。

在神聖不可侵犯的寶殿上，開口大罵萬人敬畏的天皇，這樁禍闖得還小麼？無怪乎他的話一完，幾十個武裝



御林軍就跑了

出來，繩捆索綁，

拉拉扯扯，牽了

出去。弗魯亞爾

先生怒氣填胸

地說：『噲！先生

們，輕點呀，這也

不過偶爾開個

玩笑！有什麼要

緊呢！而且在聖

赫米城的戲館裏……我老是這們叫的……你們不信

……可以去看的……噲！不要這們動手動腳呀……丘

八先生，你要扼死我嗎！』

那般殺神似的兵丁，如何容得他刺刺不休。現在倒果
然使出野蠻手段來了，拿着兵器就用力地打去。弗先生
在西烏國什麼打也挨過，背上的肉都打老了，所以挨幾



喊叫，是歐美所許可的。話又說回來了，就是他們再野蠻
些，也不至於加我什麼大罪啊！大不了到監裏去住兩天
罷咧。」他雖如此泰然無慮，可是他夫人倒十分憂急。

下，並不覺得疼
痛。曉得那些兵
都是不可以理
喻的，故說罷之
後，始終不復出
言。私付道：「我
早就料到的，像
這們野蠻的國
家，還有什麼理
講呢。在戲館裏

她曉得必定不是戲館，否則看客為什麼要對演員下拜
呢？

一個人坐在一間徒有四壁的房間裏，靜倒很靜，不過



有些不爽快而
已。弗先生悶悶
地甚為不樂，嘆
口氣道：「這是
打那兒說起！想
不到日本人這
們野蠻的。在戲
館裏叫了兩聲，
就入人於罪。好
好地讓我跟着

走也罷了，偏偏要把撈什子的鐵鍊條加在我頭頸上，害
得我滿街丟醜。難道我還犯了什麼欺君犯上的大罪不
成？這們說來，還是我家鄉聖赫米地方好，叫了兩聲，不要

說沒有人敢動手拿我，而且大家還要拍掌附和咧。想不到風俗是因緯度而變更的……對呀！講到這一層上，我倒又明白了……

正在這個時候，呀的一聲響，門開了，走進幾個日本人來。打頭的，穿着法官制服，不問可知是來宣布弗先生的罪狀了。不由得弗先生不站起來，只聽見那位法官說道：



「輕蔑皇帝陛下，罪該剖腹！」

可憐我們那位

弗老先生，聽了

這話，好像兜頭

澆了一桶冷水，

嚇得渾身發抖。

那三萬六千個

毛孔，更一個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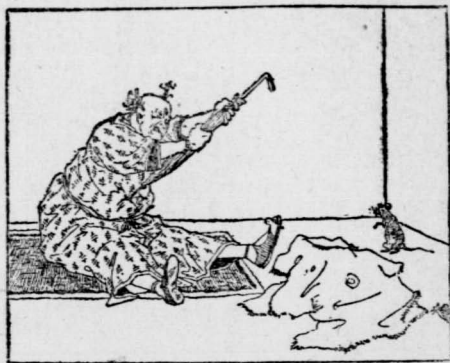
透出冷汗來。連



那額骨上的金龜子，也變成透明的了，兀自發出光來。罪已定了，日本又沒有熟人，行賄都沒處行，這還有什麼講頭！

第五節 三十五點鐘的拘禁

弗先生是經過無數患難的人，當時聽了死刑的宣判而恐嚇，是因為輕蔑皇上那句話，並不是怕死啊。他等法官走後，自寬自解的說：怪不得他們那樣凶惡，原來我把



當早已死在那塊冰上就是，有什麼怕頭呢。話雖如此說，可是剖的當兒，倒有點難受；不如趁今天晚上，預先來磨鍊一番罷，多少可以減少些痛苦。

弗夫人與她丈夫常常齟齬，意見不能一致，但十數年夫妻之情，依然存在。得着了丈夫剖腹的惡耗，直嚇得連連頓腳，口說：『怎了？怎了？』無奈何攜了一雙心愛的女兒，到

他們皇上當做了演員。可是像那們木偶式的皇帝，也未免太糟了。輕蔑了皇上，不過小小地定了一個剖腹的罪兒，也可算得恩邀異數，法外施仁了。我只



壺櫻子美酒——日本人最嗜的酒——輕輕地對她兩位女兒道：『我兒，現在為救你爹爹起見，我也顧不得叫你們去當一當下女的生活了。這裏有美

酒一壺，你們好好地去找那個兵灌醉來罷。』

弗家二小姐，雖不明白下女是什麼，但以未出閨閣的千金，去替陌生生的男子倒酒，總不是正當的行為吧。迫

於慈命，也不由得她們不去。姊妹倆笑容滿面地走到那位兵士旁邊。含羞帶笑地說道：『貴國的軍隊，委實威武啊！怎不教人起敬！這裏備下美酒，請你嚐一杯罷。在我們



也不過是一點

兒敬意而已。』

那個兵，見了這般美麗的女子，又聞着那般清香的好酒，那裏還管得了什麼職守所在。立刻大碗的望口裏灌。雖然沒有下

酒的佳肴，但看看身旁站的兩位如花似玉的女郎，也足夠他魂銷了哇。弗夫人所使的美人計，自然完全成功。

古哲梅而南說得好：『欺人者往往爲人欺。』弗小姐

縱然將那兵士灌得爛醉，可是自己也不免有些頭暈腦脹。這就不應了梅而南的那句話兒嗎？再說弗夫人見她的妙計，大告厥成，心中的欣慰，自不待言。立刻，拿起那兵



的長矛，使盡氣力，在牆上亂戳。好在那拘留所，正在僻街，爲行人所不到的地方，所以並未被人窺見。否則弗氏一家，不喪在海洋中，倒要死在日本國內了。

那又何苦多活這們幾天呢？

這也是天命使之然，剛剛碰到日本地方的牆，都是薄兒的。所以不費多大的工夫，竟被弗夫人戳穿了一個

洞。要是牆厚的話，莫說一個弗夫人，再加上一二十個，也戳牠不穿咧。這時候，弗先生正在聚精會神地拿着那柄祖傳的雨傘，在肚子上死命的磨擦。把皮磨擦得老了，到



剖的當兒，庶幾乎沒有多大的痛楚啊。岑寂的空氣中，忽聽見有人說道：「亞瑞羅！是我，你的妻子，來救你了！趕快隨我逃走了罷，否則就要做異鄉之鬼

啦！」也罷！我現在才明白日本人是什麼啊！隨你走了也好，不犯着死在他們手裏！」待死的囚犯說。

無絲毫血色的愛茄德神 Heate (就是月亮，在不知

道神話的人們說來，多少又可以長點見識了。這時候，正高高兒地躲在雲端裏。黑魆魆的夜裏，有他老人在，



這重難關，確實不容易過去咧。

第六節 大姑娘的疎忽

諸君不要忘記，上節中不是提起過弗氏姊妹倆也醉了嗎？就因為她倆有了醉意，所以幾乎把一家人的性命

也不至於伸手不見五指咧。四野森蕭的大地上，只看見四個黑影子，兩個大，兩個小，用不着在下來說明，諸位諒必早就明白了。不過長途茫茫，偏地荆棘，

送掉。且讓在下慢慢地道來。話說弗家四口，從龍潭虎穴



中逃了出來，脚

不停步地向海

岸奔去。兩位小

姐，在平常，再就

要害怕的，恰巧

那天飲了些酒，

膽子不覺壯了

不少。心中一高

興，就唱起各種

小調子來。巡夜

的警察聽了，急忙跑來干涉，惡得很地叱道：現在是睡覺的時候，你們東奔西竄，已屬不當；還敢高唱小曲，破人清夢嗎？大姑娘非但不聽，且用一種世界語 Volapück（一

八七九年 Johann Martin Schleyer 所創的）反唇

相譏。

自古道：『病從口入，禍從口出』。這句話實在不是欺人之談。大姑娘若不是欺那個日本警察不懂世界語，決不致貿貿然破口大罵。這一罵不打緊，又掀起了一個小



小的風波。是回

什麼事呢？原來

大姑娘所說的，

那個警察句句

都懂。這也可算

得巧極了。他既

然懂得，當然不

肯捨了她，於是

也放開脚步，望

她追去。這個警

察在後面追，別的警察見了怎樣敢怠慢。加之，月光不明，又看不清楚被追者的面目，因此越發不敢放鬆。第二個

如此，第三個亦如此。

在那萬籟無聲的半夜三更裏，怎經得起這們擾亂。街上巡夜的警察，爲保持全城治安計，爲盡自己的責任計，都不能夠袖手旁觀。於是接連地跟上第四個，第五個，第



六個，甚至到後來全城的警察都跟着追趕。弗先生聽見後面，有無數的腳步聲，只當是自己破壁逃走的消息被他們曉得了，所以用這般大隊警察

來追趕。心想，決不能被他們追着的，否則罪上加罪，恐怕還不止剖腹一刑呢。因此沒命地向前飛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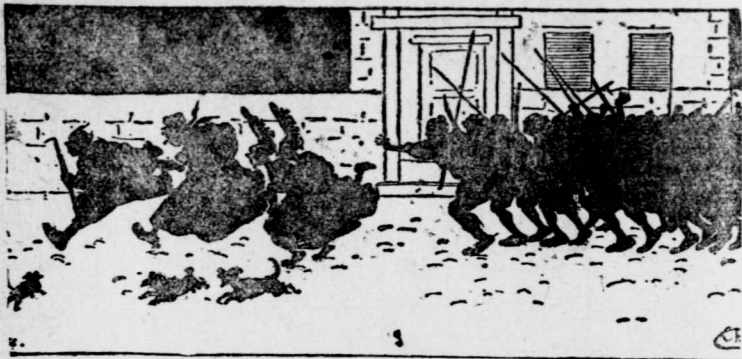
城中各居民，那時都已入睡，甜蜜蜜地做他們的好夢

去了。被這一陣胡鬧，大家都從夢中驚醒，還以爲是本城兵變呢。一骨碌，皆從牀上起來，急急忙忙地跑到大門口，觀看動靜。只見前面跑的是四個平民，後面追的是一羣



警察。私付，這必不是兵變了，爲了這四個人，幹嗎用得着這們許多警察？還怕追他們不上嗎？哦！明白啦，這四個人必定是間諜，所以才派這們多的人去追。

那末，我們豈可以在這裏作壁上觀，不去幫幫他們的忙呢？橫豎這是爲國家效力啊。因此大隊警察之後，又加上大隊居民。真可以算得洋洋乎大觀，熱鬧非常了。



却說面色蠟黃的珊萊雷神 Selene (仍是月亮,其故與上同)在雲端裏,瞧見這們熱鬧的玩意兒,真可謂千載難逢的奇遇咧。你道是怎麼一回事?弗氏一家跑得尙不滿五百米突遠,後面倒跟了二萬三千六百四十四個人(婦女小孩還

不會計算在內),可以說得是小題大做了。而這二萬三千六百四十四個人當中,實言之,竟有二萬三千六百四十三個人完全不知道追的是何人,被追者犯了何事。就是那第二萬三千六百四十四的一個人,爲什麼要這們追法,恐怕也忘記了呢。

第七節 數萬生靈因公損命

不好了!前有大海,後有追兵,我的命,今天可真保不住咧。弗先生這們想着。但與其被他們抓住受辱而死,倒不如投海,與波臣爲伍的妙。心頭一橫,就聽見卜通一聲,大



名鼎鼎的弗魯亞爾先生竟與世長逝啦。

弗夫人見丈夫已投海而死,私付道:「他死了,我怎能苟且

偷生，以貽世人之羞，况且妻應隨夫，古有明訓，又怎能容我不死呢？加之，劫獄的罪名，非同小可，就是現在不死，等



會兒被他們捉住，保不定要處死刑的。那末，倒不如隨了他去罷。」忽又聽見卜通一響，水花兒濺得極高。

『父母都已投海，我倆活在世上還有什麼趣味？而且無父無母的孤兒，更容易被人欺負

的。何況父親之所以得逃走，大半是我二人之力；一旦被

日本人捉住了，尋根究底，當然是個罪魁，還有生路嗎？倒不如這時候，也投海一死，還博得個青史名標，垂之千古呢。」她二人想罷，毫不遲疑地望海裏一跳。因為用力過猛，水花兒也濺得比衆高。

日本的警察，富於愛國性，故對於責任上，絲毫不敢放



無窮期，他們這種追法，恐怕也無窮期咧。

鬆。這回，以數萬人之力，尙追不着四個人，有什麼面目去見長官呢？立刻，也一個一個，爭先恐後地到海裏去追尋弗魯亞爾先生和他的妻子女兒了。世界

日本人非但富於愛國性，而且富於好奇心。這話怎講？一般警察們是下海的了，當然無甚說頭；還有那二萬三千六百四十四個平民呢。他們見追不着逃者，兀自放心



不攏來。蜂似的齊望海裏跳。只把半天中的月亮，笑得連嘴都合

不下，不知道逃的人，到底爲什麼原故這們逃法。要明白這項問題；就不能不到海裏去追尋。因此，那二萬三千六百四十四個人（婦女小孩不計）一窠

一夜易過，已經是第二天清晨了。費布斯神 Phœbus

（太陽爲不懂神話的人們寫的）早已從閨閣中姍姍地走了出來。將她那黃金色的光彩，射得那茫茫無涯的



大海，閃閃作光。只見那們大的海，流起來非常不暢快，因爲已被尸首佔了一大半地位咧。爲了區區一點小事，喪害了幾萬生靈；日本人到底還是乖巧呢，還是呆笨呢？這倒要隨讀者的眼光而斷定了。

一般船戶，見闖了這們樣的大禍，嚇得渾身發抖。在他們

想，還不知道是那一只船翻了，才溺死這般多的人咧。各船戶都抱着嫌疑犯的猜疑，所以很不安寧。這也不去管他。再說尸首打撈起來，一共是四萬四千六百二十三具。

半。原來這半具，是個無有雙腿的廢人啊。他怎樣也會投海？倒是椿疑問了。

(待續)

純飛館筆記

仲可徐珂

中華民國之成立。王子至壬戌十一年耳。而總揆之更迭。至張紹曾乃二十七次。其間有被免者。有自辭者。至所以致此之故。或困於理財。或厄於異己。五日京兆。席不暇暖。擬之以明崇禎朝之更迭閣臣。不爲過也。莊烈帝在位十七年。備位綸扉者凡四十九人。其姓名爲施鳳來。張瑞圖。李國譜。來宗道。楊景辰。劉鴻訓。韓爌。周道登。成基命。孫承宗。錢龍錫。周延儒。何如寵。錢象坤。李標。溫體仁。吳宗達。鄭以偉。徐光啓。錢士升。王應熊。何吾騶。林鈺。文震孟。張至發。孔貞運。賀逢聖。黃士俊。劉宇亮。傅冠。薛國觀。楊嗣昌。程國祥。蔡國用。方逢年。范復粹。姚明恭。張四知。魏照乘。謝陞。陳演。蔣德璟。黃景昉。吳牲。魏藻德。李建泰。方岳貢。范景文。邱瑜。

■ 補習國文之好機會！

商務印書館函授學社

國文科招生

報名處

- (一) 上海棋盤街商務印書館函授學社報名處
- (二) 各省埠商務印書館分館

學級

分初、中、高三級，每級畢業期限一年至二年。

教材

分課本、講義兩大類：課本以熟練應用文字撰作之技能，講義以灌輸國文學上必要之知識，皆由專家編纂。

課藝

答案及作文，均為詳細評改。

開學

本科學費極廉，各級課程，門類完全，深淺咸備。現定本年十一月間開課，即日開始報名。

▲ 詳細章程 函索即寄

本社已設
各科
國文科
國語科
英文科
商業科
算學科

各 界 注 意

民國十三年 編訂 法令大全 特價

▲全書一千八百餘頁 布面金字洋裝一巨冊

本館前編民國法令大全一書陸續出至三編早爲全國政法學商各界所歡迎惟自民國八年以後尙未續編殊覺缺憾茲特重新編訂起自民國元年止於十二年凡現行有效之各種法令搜集編次彙訂一巨冊收羅極其詳博除目錄外更附索引尤便檢查

■ 定價 四元

■ 特價 二元五角

■ 陽曆十月底截止

郵費

國內

二角

本 書 總 目

- | | |
|--------|----------|
| 1 憲法國會 | 9 教育 |
| 2 官制 | 10 農商 |
| 3 官規 | 11 交通 |
| 4 外交 | 12 地方制度 |
| 5 內務 | 13 禮制服章 |
| 6 財政 | 14 賞卹 |
| 7 軍政 | 15 公文式公報 |
| 8 司法 | 16 補錄 |

附 告

陝西 甘肅 雲南 四川 新疆 蒙古及國外(香港澳門除外)特價期限得展至陽曆十三年十二月底但以上海總館爲限

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



解職

禹鐘

近來公司裏的總理先生。常常愁眉不展的對着人們。似乎有許多困難的問題解決不下。原來公司裏的資本不充足。而營業也很平常。可是一切開支却增加得非常繁重。一些也減省不來。他在公司裏不但是當着總理的位置。并且也是一個大股東。因此擔着十二分的心事。這樣的敷衍下去。去倒閉的時期不遠了。銀行和錢莊知道他公司裏的內容。所以來往的短款。大多是已經停止了。這位總理先生雖然自命是個極有手腕的人才。可是時運不來。點金無術。只是一天一天的度着難關。真到了計窮力竭的時候了。他於是便想出一個裁員的計劃來。希望在新水上節省些開支。也是節流的一法。他當下把公司裏的許多職員開齊了一張名單。斟酌去留。所有平時辦事不甚盡力的。一概預備辭退。其實公司裏的職員。多

數是赤膽忠心的爲着公司。還有少數的人。也個個很能盡職的。絕對論不到辭退的一事。但他箭在弦上。不得不發。於是便故意吹毛求疵的找幾個略較懈怠的職員。決意將他們辭退。以便實行他的計劃。資本者對於所僱用的勞動者。惟一的條件。便是要具有奴性的服從。才能使他滿意。否則不論有才幹。平時不能十分服從的人。雖然在公事上並無溺職的地方。說起來總以爲不能熱心爲公司辦事。辭退的理由便有了藉口了。這年將近年關的當兒。那位總理先生便把許多職員一個個喚到會客室裏談話。對於蟬聯的人。便說着許多獎勵的話。并且把浮泛不切的希望來誑騙着。他說。我們公司裏將來一天一天的發展起來。你們都是有功的人。那怕不達到滿足的希望。這些話兒反覆的發揮着。使

職員們個個被鬼迷似的心中都很感激總理的美意。有些腦經簡單的人。一聽到總理先生的話。便暗暗打量以後更把加倍的精神灌注在職務上。以報總理先生的知遇。至於那些被辭的人。總理先生便老實不客氣冷着面色尋瘢索瑕的說出許多不滿意的話來。使他們自己覺到不好意思再要求留着。總理先生對於這個辭職職員的問題。很容易的解決了。

凡是做到實業界的總理。一定總有些特長的才幹的。這種才幹便是權變的本領。對待職員們。可以換得出幾副面目來。稱意的便高抬到青雲裏。不稱意的便踏在腳下。也不留一些面子的。總之不是奴性的人。無論到什麼地方去謀生。總是很吃虧的啊。縱然職務上怎樣盡力。而脾氣很傲岸的不肯遷就在上者。終於不能得美滿的結果的。所以社會上善於處事的人。對着在上者奴顏婢膝的。獻勤着。職務上即使有些不周到的地方。也會掩飾着。不致撩動在上者的惡感。這種人人格雖然欠缺。而實利到

底獲益不少咧。

這位總理先生的權變的天才。最是優長不過的。在社會上差不多都知道他不容易共事的。他當用人的當兒。居然也會屈節卑躬的籠絡人們。全不露出資本家的色彩來。無論什麼逢迎諂媚的手段。都會放得出來。一到公司裏就了職。便漸漸的禮遇衰下起來。終於搭着神聖不可侵犯的架子。使人對他帖服。職員既然已經進去辦事。只得耐受着。不便在短時間裏辭職。因為都想到一動不如一靜的話。既來之。則安之。只索平心靜氣因循下去。大凡在職業界上做事的人。一來因為不容易找事。二來因為體面的關係。所以無論如何不滿意。也只是自己心裏知道。甜酸自己分明。很少出於自動的辭職啊。這位總理先生也利用着這種心理。展佈他的權變的天才。

我說了半天總理和公司。並未說明究竟是一所什麼營業的公司。我現在不妨表個清楚。這所公司。原來是一所製藥公司。起初因為缺少一個文理優長的人做廣告。這

位總理先生物色了好久。竟沒有相當的人才。後來選中了一個少年文學者。那個少年文學者本來在一家銀行裏充當中等的職員。所做的職務。都是些事務上的事情。薪水也賺得不多。他因爲自己用違所長。覺得很是屈抑。他得到一個朋友的介紹。在那儀器文具公司裏兼着些文牘的職務。但並不是每天去報到的。不過有了空閒的時間。便去走一遭。他在收入方面。藉此得到些補助。等到這位總理先生要用做廣告的職員的時候。便甜言蜜語的教他完全脫離了銀行裏關係。專一替他公司裏辦事。薪水許他比較銀行裏所賺的數目。增加一倍。那個少年文學者一聽到這位總理對他這般優渥的待遇。自然很滿意。當下便答應了。他因爲銀行裏的職務。一時不及交代清楚。不能立刻就他的新任。一定要等到交代手續了結後。再約開始到公司裏來辦事。這位總理爲了慕才心切。天天催他來就事。表示萬分的誠意。似乎迫不及待的候着他。打電話咧。寄信咧。費了不少的手續。一到他把銀

行裏的事務完全交代清楚的一天。這位總理先生便派了兩個職員前去迎接。他見這位總理先生如此殷勤。心中自是高興。暗暗忖道。一個人有了才具。雖然一時不能得志。但遲總會遇到知己的一天。現在我便得到了機會了。這位總理委實有知人之明啊。他越想越覺得有興。從此他便在公司裏當了正式的職員了。

那個少年文學者新到的當兒。總理便給他一個廣告主任的頭銜。真所謂名利俱全。多麼榮耀而有味啊。文人的脾氣。是最不容易服從人們的。一副天賦的傲骨。早在母胎中生就了。一到長大。在社會上當然不會遷就那些資本家的。他在公司裏時日漸漸增加起來。而這位總理先生對他的禮貌也漸漸衰起來了。先前總理見了他。總說着些敷衍的話。言語中往往以希望的虛詞來粉飾着。不到半年。相見便不再交談一語。只有微微的點了點頭就完了。又過了幾個月。又聘進了一個做廣告的人。總理只是把他廣告上的事權剝削着。付託到那個新職員的手

中去。他因此辦事很表示無興趣的態度。遇事只是敷衍着。全不像以前那樣的踴躍了。果然不久總理便把他另外調了一個職務。所有廣告的事務。完全交給新職員。他到此才懊悔到當初不該孟浪的聽信總理的話。把銀行裏的職務毅然辭去。他何嘗有誠意待人啊。可是覺悟也是晚了。

那個少年文學者在製藥公司裏辦了一年事情的光景。已經完全察出這位總理先生的狡詐了。到了這年歲暮的當兒。恰巧逢到總理先生實行辭退職員的大計劃。他和總理平時結了許多惡感。自然列在削職的首位。他在這一年來滋味也嘗得夠了。便略不留戀的自己先向總理辭職。這位總理冷冷的裝着假笑道。你既然另有高就。我也不能挽留你。況且公司裏近來的營業。也很平常。所有一切開支。在公司方面。正想收縮。你現在說到辭職的一句話。我很是表示同意。好在公司裏廣告的事務。早有人接手了。不敢再委屈你。像你才具這樣的優長。誰也不

歡迎你。以後正可大大的進取。這一年來公司裏仰仗你的地方。很是不少。我今天只得總說一句感激的話來謝你。他聽了總理的話。若嘲若諷。很覺得難受。便回道。總理這些話。未免說得溢譽。我在公司裏玩忽的時候。絲毫沒有盡職。這是非常慚愧的。現在社會上人浮於事。謀事正是一件極難的事。我離了公司以後。不知什麼時候。才會得到枝棲。便是有了事情。也決不會有像總理這樣的優容我呢。他言語中自然也含着諷刺的意思。委實可算得針鋒相對了。

那個少年文學者的解職。一半是因為平時只會做事。不會遷就總理先生。一半因為曠假的日子太多。有了這兩種原因。便引起了總理的惡感。把解職的消息發表了。那些同事們大半都抱着不平。暗中竊竊私議那總理手段的狡詐。因為少年文學者就職先後的一切情形。大家都看在眼里。現在情勢異。未免太過分些。使人看了不能不寒心。像這樣的有事有人。無事無人。無論怎樣的籠絡

人們。誰也不會看破呢。從此公司裏的職員。都有些灰心了。可是在總理的一方面。方以爲手段高明。對於聯續的職員。一個個都把好話來誑騙他們。并且還增加一二元的薪水。他們一定很感激我咧。

總理先生平時在公司裏趾高氣揚。遇到職員們職務上稍微有了錯誤。便疾言厲色的呵斥他們。一些也不肯原諒。至於工廠裏的工人。偶然小有過失。他格外的放出大總理的架子來。訓斥的高分嚴厲。不留餘地。有一次。不知爲了什麼事情。好端端又在工人面前嚷着。講到工人們究竟不是完全沒有血性的。當下大家談定了向總理全體辭職。總理到了那時。見勢不對。立刻便變了態度。說出許多溫言好語來安慰他們。天花亂墜的說了老半天話。那些工人居然都被他軟化了。

公司裏的營業。過了好久。還不見發達起來。內部愈弄愈是空虛了。這位總理先生自然寢食不安的擔着憂急。這當兒。也是他的本領的不差。居然慘淡經營。支撐着危局。

外表依然不露出絲毫窘狀來。廠中製藥的機器。還是天天很熱鬧的開着。人們在外面聽了那些機器聲。和響雷一般的傳播出來。大家都當作他們營業十分發達。所以工作這樣的忙迫。誰也不會知道他外強中乾。只是粧點門面罷了。要是在半年中營業依舊冷淡下去。無論總理具着三頭六臂。本領通天。恐怕便要一蹶不振了。那些機器的生氣。也不會再像現在那樣的隆隆地響着。終於變作寂滅無聲咧。

過了幾個月。營業不知用了什麼方法。彷彿病危的人。一旦遇到了良醫。服了對症的藥。便逐漸的有了生機了。這位總理先生自問經營有方。居然手把危局挽了轉來。許多股東們一聞這個消息。誰也不歡喜。大家都歸功到這位總理先生經營的得力。他一面既然眼看那營業的起色着。一面又受那股東們的推崇。和以前的環境大不相同了。他因此便愈是放着勢燄。自己看得尊貴得非凡。對於那些職工們。簡直看作奴隸一般。將他們愚弄在掌股

之上。但是職工們多少也知道他那種用心的啊。

公司裏近來雖然起色些。但內部空虛了好久了。一時還不能得到充分的盈餘。所以銀錢出入。總理先生看得十分鄭重。似乎都要在他手中的無形的秤盤秤過。職工們有時商量預支些薪水。他只把公司的定章來敷衍道。照章程上沒有預支薪水的辦法。一律這樣辦理。不能夠破了這個例。要求借薪的職工們。只消他寥寥的三言兩語。早就打發開了。他還有一種特殊的壓制手段。每天職工們在辦事的鐘點裏。一個多不許談着半句話。或是稍微的停頓着。偶然有些人心神不屬的辦事着。他的目光很是銳敏。一瞧見便知道這人打量着自己的私事。並不替公司熱心做事。他就暗暗記在心上。積了幾次。便釀成辭退的結果了。他因為近來營業漸漸發達。這種手段。格外隨着他的氣餒而增加了。所以公司裏進出的人員。委實很不少。可是他的不幸的運命。却緊緊的纏住着。公司暫時雖然有些佳况。不到一年。營業又一天一天的不振起來。這位總理先無論如何怎樣的劃策。終於沒有絲毫效驗。但到此真是急得沒法。已經到了水盡山窮的境地了。前次的危局。外表還一些也看不出。現在却難免捉襟

見肘的情狀了。這當兒職工們的薪水。一律減發半數。有時連半數也很勉強。廠中的機器。也似乎飢餓的沒有生氣。往時那種助着資本家聲勢的呼聲。漸漸的低減下來了。職工們見了這種情形。并且平日飽受着總理先生的威福。現在大家萌了去志。一齊很堅決的辭職而散了。自從職工們全體辭職後。彷彿將領的失了兵卒。而營業也冷淡得什麼似的。那麼營業的主體。早就不能成立。不久便宣告了倒閉了。社會上知道了這個消息。大家都評論道。這個公司雖然大原因在於營業的不利。其實那位總理先生處處用着權詐來待他的同事。所以人心終致渙散。也是一種自敗之道啊。

先前那個解職的文學者。自從脫離了這所公司以後。逐漸的特他的本能奮鬪着。現在已經佔得社會上重要的地位了。那天在汽車上。經過那所公司的門外。只見重門緊閉。蛛網懸檐。他回想到從前的情形。覺得那位總理先生的權詐之氣。現在還在門外的空氣中盪着。他過了好幾個門面。還默默地想道。我是那公司裏的解職人員啊。

飛.....羽觴而醉

花..... 飛羽觴而醉

月 不 有 佳 作 何 伸 雅 懷 如

月

詩 不 成 罰 依 金 谷 酒 數

大塊假我以文章會桃李之芳園

序天倫之樂事羣季俊秀皆為惠連

吾人詠歌獨慚康樂幽賞未已

高談轉清開瓊筵以坐花

開瓊筵以坐

春夜宴桃李園序

上海盲童學堂昌烈卿作調

夫 天 地 者 萬 物 之 逆 旅

光 陰 者 百 代 之 過 客 而 浮 生 若 夢

爲 懼 幾 何 古 人 秉 燭 夜 遊

良 有 以 也 况 陽 春 召 我 以 烟 景

用世界上最完善之

「吉利保安剃刀」



自行修面

其利有四

簡便

修時祇須用真正之「吉利

刀片」加於「吉利保安剃

刀」上並用皂水潤面一過

即可自修器具扁小攜帶便

利隨時隨地可以使用

舒適

一經修剃立刻整潔舒快容

光煥發

安穩

用「吉利保安剃刀」修面能

使分外潔淨且無論何人均

能使用斷不損及皮膚

價廉

刀片堅利耐用每片可用數

十次不需磨礪每次所費極

微而時間之能經濟尤屬可

貴

上海廣東路一號

買勒洋行

香港雪廠街五號

同益洋行

經理

「三百五十元雖不算大債，你總得設法還給別人呢。我說你一樣也是一個男子漢大丈夫，又不是三截梳頭兩截穿衣的婦人，爲什麼要向人人低頭？你受得了，我可受不了！說老實話給你聽，你這筆債一天不還，一天要受逼，一天要低頭，一天也養不起我們娘兒；我也不逼你，你只給我三兩元盤費，明日一早我就把孩子帶到外婆家去……」

屋角裏這時候發出來了一聲長嘆。這聲長嘆中包括了多少血淚和鬱恨，是局外人測量不着的。循着嘆氣的聲音聽去，就見屋角的地上坐着一個男子，兩手撐着下腮，眼睛直直的瞧着窗外的遠處；穿着一身重孝，鞋面上擦的麻



還不清的債

勁風

還是新的。他深陷的眼眶中似乎含着很多眼淚，只要眼簾一動，這些淚珠準可照着舊痕直淌下來。

他嘆了那口氣之後，兩片無血色的嘴唇，微顫了幾下，便接起他娘子的話說道：

「三兩元也是哭不出來的。你要回去，我也不攔你。不過你也讀過幾句書，你要明白夫妻兩個字的意義。丈夫倒了霉，是好的婦人，就應該分分丈夫的苦楚；大家設設法子，打開目前的難關纔是。你如今要走，足見得你對於我的感情已經斷絕了。我也不求你體諒，你須曉得我張傑平生未嘗有一樁事做過分，也未嘗胡行亂動過一回；就是這次三百五十元的債，也是送娘和老子上山用的……」

張傑說到這裏，聲音漸漸咽下去了，那含着的一包眼淚，果然照着舊痕奔馳了下來。他的娘子，早在那裏一抽一抽的哭着。張傑依舊坐在那裏，除了多了兩行眼淚外，別的一絲也沒變動。稍停了一下，便接着說道：

「這是天老爺的意思，誰敢怨天！自從娶親以後，不會過一天好日子；不是我張某沒本事，也不是我張某不長進。六七年來，偏生有這些變故；不是飯碗給別人奪去了，便是家裏老的或是小的出了岔子。雲倩，你是明白的哪……」

他的娘子這時候住了哭，便插口說道：「我也不怨你，只怨我的命不好。你說我不會體諒你，如今只求你體諒我一點。我不是不肯分你的擔子，你知道我是一個無用的人，難不成還教我到外面去替人家當媽子嗎？就是我願去，也要作你當教員的頭上想想啦。話說轉來，我既不能幫你；跟你一天，做你一個負累。我如今只想回娘家去暫住住；三年五載，只要你爬得起來，我總是你的人，

兒子也是你的兒子。我也並不希望你將來造成一個什麼偉人，高樓大廈，汽車進出，我也並不希望將來穿綢擺緞，呼奴使婢；只希望你能支持這一份家，不在人前低頭，不受閒氣，也就够了。萬一命運不濟，爬不起來，我也沒本事把你拖起來；那是你投錯了胎，出錯了世，這一生枉爲了人……」說着重新又哭起來了。

張傑聽了這些話，癡了好半晌，纔嘆息着說道：「那是各人的意見不同呢。我也沒得說的了。」說着便收回那遙視的眼光，瞧瞧足上的麻鞋，又瞧瞧房屋中四壁蕭條的景象，和他娘子哀痛的神情，便又重重的嘆了一口氣，放下支頤的雙手，撐在地上，站了起來，瞧着他的娘子說道：「雲倩，就照你話行罷；今生總算我對你不住，假如有個來生，我總得做個人樣兒給你瞧。不過我還有最後的幾句話，你肯聽就聽，不肯聽也就隨你；你知人是富於感情的動物，有和你小兒子在我面前，或者我還不至於十分失望，遇着了機緣，定能發憤。假若你們都去了，說不

定這是我們最後的一面……」他正說着，只見一個戴孝的小孩子，約莫有五歲光景，從外面哭了進來，喊道：

「媽呀，隔壁小沙子偷了攤子上的一隻梨，不肯分給我喫，還打了我兩嘴巴……媽，給錢我去買……」

孩子的娘冷笑着說道：「孩子，可惜你也投錯了胎；你要投到別人家裏去了，何至於要喫別人偷來的梨，挨人家的嘴巴。」說着便將孩子牽到房裏去了。

張傑思量了一夜也沒想出一個道理來。如今的世界，只是一個錢字，空想當然無益。早晨天亮了，正想打個盹，養一會兒神，却睡不熟；只得再將前後的事，重新理一個頭緒，設法一層層的解決，因想道：「父母是死了，沒有問題。妻和兒子去了，怎麼辦呢？將來有沒有這一日去接他們回來？可是還不知道要等到那一年；將來日子久了，即幸弄得有點起色，恐怕不是他死就是我亡；即或不死，恐怕又有別的變故，使我們不能再聚攏來……不過這

是將來的問題，暫且丟下，只問這一筆款子，又從那裏去設法歸還呢？三百五十元，有錢的人聽了，不值一笑，少喫一頓酒，也就够了；就是平常的人，也未必把這點小款子放在心上；設若我張傑行了時，走了運，三五個月也勉強可以攢集得起來。只是這時候却從那裏去設法？靠親戚，靠朋友，靠本領，我算是都絕了望……」

他想到了這裏，忽然聽見外面有人敲門，知道是債主們來了，便冷笑着翻身起來，低頭自語道：「今天又怎樣的應付呢？」說了這一句，便想到在債戶們面前所受的羞辱，憤憤自恨，巴不立時攢到地洞內，永世不出來纔好。

張傑一步一寸挨到門口，放開大門，只見房東領着三個債戶一窩蜂擁了進來。鄭家屠戶第一個來不及，便提起破竹嗓子嚷道：「張先生，你也是披髮戴臉的人，怎麼這等不愛面皮；有錢的人你只管賴個三百五百不打開，怎麼賴起我們這小本生意的錢來了？五十塊錢數目

雖說不大，牽口猪宰了便是我們的衣飯碗。你今天推明天，明天推後天，你到底想還不想還？……」

房東一面牽住張傑的手膀，一面止住鄭屠戶說道：

「鄭老板停一停，你們三位讓鄙人將頭尾剪開；他張某搬進屋來，共是六個整月，一總沒收到兩個月的房租，一回一元，一回幾角，口口聲聲還在那裏胡吹亂說，今天候這裏的缺，明天就那裏的差事，盡做他娘的秋夢；到了這炎天暑熱，還把一對老尸骨攤在屋裏面，整整三天。今天算我鄙人倒霉，千不該萬不該把這位財神爺請進門來了；如今人在這裏，我親手交給你們三位，你們去喫了也好，分了也好，不與我鄙人相干，我也不想他還房租了。」說着，便瞧着張傑的臉上了啐一口說道：「老爺活了四五十歲，也沒見過像你這年紀輕輕文縐縐的鄙棍。你既生得這麼一副厚臉皮，怎麼不去賣老婆當烏師？」罵過之後，便向鄭屠戶等三人說道：「諸位如要討錢，只要抓住這人就夠了，歇一會兒我就叫人來關門上鎖，以後不

與我房子相干。」說着氣憤憤的走了。

這裏鄭屠戶剛待發話，那債權最大的邱老頭子便擺手說道：「鄭老板且不必乾嚷，趙先生——第二個債權人——也在這裏。這種樣兒並不是要債的法子。如今他張某一家，老的死了，少的走了，只贖他一人；殺他無血，刮他無肉。我們須得想個法子，不然你再逼狠些也是無益，諸位明見，是不是呢？……」第二債權人趙先生便應道：「對呀，老先生這句話，到底多一歲多一個見識。」鄭屠戶也瞧着邱老頭子點點頭兒。邱老頭子很得意的摸着兩撇短鬚說道：「依我的主見，我們暫且先要他交個保人出來，我們不見得日日夜夜都守住他，除非交給警察局，那又是我們不願的啦，諸位明見，對不對呢？」張傑幾次差不多暈過去了，強打着精神支持着他。想來想去，沒有第二條路可走，便決定意思趁着找保的話，便向邱老頭子苦聲哀告道：「你老先生的道理不錯，找保的話，辦得到辦不到，小弟不敢說。」鄭屠戶剛圓睜

起眼睛要噴，邱老頭子忙搖手止住，張傑接著說道：「我張某要逃，早已逃了。今日仍舊候在這裏，就是不肯把我小弟的人格失去！若是諸位老先生們要保，讓小弟明天去試試看。不過幾位老先生，從前借錢的時候，很相信我兄弟，只收了一張手票，也沒要保人，這時候要補保，自然是應當的，不過我兄弟不說假話，近百里地內，不但沒有親友；認識的人，除了幾位老先生外，也找不出來。橫豎諸位老先生的錢，十天之內我是歸還的，不但歸還諸位的錢，就是這房東的房租，我也是一文不敢少。諸位若是怕信我不過，我立刻可以再寫手票，打腳板手印。就是明天找不出保來，這腳板手印的借據，以我的人格爲保證，將來決不至於叫諸位再勞神。」

趙老頭子聽了這幾句話，點點頭兒，頗有答應的意思。邱老頭子也應許了，鄭屠戶見兩位大債權人答應了，也隨着答應了。可是張傑即使要逃，他們三人也未見得擔憂；因這一城中，誰不知道他們是專門放重利做詭詐

勒索勾當的人；區區的一個張傑，還想逃出他們的手掌麼？

十天已經過了七天，張傑仍是赤手空拳，毫無一點希望。三百五十元的債，又增了十元息金，一共是三百六十元了。他日裏滿街亂跑，夜裏到小廟內同叫花子睡在一起，人都說他是瘋子。到了第七天的這天晚上，張傑溜到河邊上坐着，瞧瞧那未長滿的月亮，照在小河水上，映成一條金晃晃的長影，微波鼓蕩着，放出一粼粼的返光。張傑瞧着冷笑道：「美麗到了十分，可是奇怪到了二十分呢。」

「月亮在天空上照着，地球上的水，大概都有機會沾着月亮的光，映成這種美麗的奇景。恐怕只有那山洞中或幽谷內的小溪，沒有這個時機。可見得這是造物的不公哪！世界上的人也不算少了，不說人人都比我的時遇好，恐怕也沒有比我再壞的啦。天老爺爲什麼要生我？既

生了我，爲什麼使出各種方法來戲弄我？」他說着，腳一滑，無意將一塊小石頭滑到水邊，沽冬一聲，掉到水中去了。張傑瞧着那片小石擊成的水紋，癡了半晌，後又自言自語道：「譬如這塊小石子，在他的本位上，不知有多少時候。現在我無意中將他滑到河中去了。他很謙卑，一點也無反抗的意思，除了進水時自然激成一響而絕的響聲，和那暫時的波紋外，再沒有一點別的代表。我不知道他願不願意跳到水裏去；也不知道他住在原來的地方好，或是住在水中好……哼哼，這到不錯，古語說「天定勝人」。我到要瞧你天老爺的意思，瞧你到底要把我弄成個什麼樣子。譬如我是演戲的人，你是臺主，我很願意瞧你把我扮一個什麼角色，演一齣什麼戲！唉，我在世界上還不如這一片石子啊！」

第八天早晨，報上有一段很招人注意的廣告。廣告上面寫着，「出賣本身，十年爲期，」八個大字。下面正文上寫着：「本身年二十九歲，知書識字能文，除教授中學

學生之資格外，尙能作書作畫，能作淺近英文信札，亦略懂音樂體操。因父母於上月同時棄養，借款成葬；現因債權人索款甚急，本身一無親友，只得出此。本身只索四百元還債，以十年爲期。此十年中，悉聽買主調用。粗事細務，盡力效命。仁人君子，幸垂鑒苦心。勿斥爲顛狂也。本身每日上午自八時起，下午至六時止。在東嶽廟門首恭候。」

（讀者看到此處，必說拿筆的又在這裏造謠言了。秘賣人口的事，爲法律所禁，豈能皇皇堂堂在大報上登載自賣本身的廣告？況且張傑亦有如許學問，再不如些，也可謀得一個糊口位置，又何至於自賣本身？殊不知現在時代，是非顛倒，黑白混淆；走遍全國，也找不着一個乾淨人，也尋不出一件乾淨事，法律之內，圈不住真正的罪犯；反之，法律之外，觸目皆是作奸犯科的真兇；並且無一案不奇，無一案不是昭彰顯著。說買賣人口的事，長賣短賣，公賣私賣的廣告，無日不有，不過那廣告上的字句，說得委婉花草些罷了。這些事讀者既無暇去查問，又何必

來批駁我這似謠言非謠言的故事呢？至於說他既有本領，何以無處糊口，那更不用作者多費筆劃，只消去請教那大道上來往熙攘着的路人，便知分曉。

當天，真是奇事，也有這麼一個奇怪的外鄉客人，執着報紙，跑到東嶽廟門口，果然看見偏左的青石塊上，寫着一排英文，一排中文，字跡非常挺秀；所寫的話，大都與報上不差什麼。字旁邊捲伏着一個衣不蔽體的窮漢。這外鄉客不知是發了惻隱之心，也不知是動了好奇之念，或是另有用意，暫時都非作者所得而知；只知道他將張傑弄到旅館中，談了半天話，命他洗浴，換了一套乾淨衣服，給了他四百元現洋，還給三個債主，並清償了數個月房租，便隨着新主人一路回到山西去，用十年的光陰，來償還這四百元的金錢！

十年！

十年期滿，張傑的賣身債纔算還清了！

十年期滿的這一天，張傑因主人有病，不願前去驚

動，想等三兩天再去了結這筆公案，不料張傑的主人却喚張傑到病牀邊去說道：「你到我家裏來，展限已經十年。照理，日期一到，應當讓你自由；不過你也要可憐我一片苦心：自從你到我這裏來，我一點也沒把你當奴厮用，你學的是經營的道理，管的是工人雜役。除此之外，我每月仍舊給了你薪水，這件事我沒讓你曉得。算算十年，前三年每月平均是十元，當中五年每月平均是二十元，近兩年每月平均是三十元，按月存入銀行，利上加利，總計也有幾千洋錢了。」說着便從枕下抽出一本儲蓄摺子，上面寫着張傑的名字，遞給張傑，接着說道：

「你瞧，我現在已經病了！這幾年中，家中一切大小事情，都是你一人經手；倘使你一走，我一則生病不能照管，二則我也年紀老了，那來這個精神照管……十年期滿，自然是應當讓你自由啦，不過瞧我們平常的感情分上……」

張傑聽到這裏，眼眶子早溼了，便搖手止住他主人

的話，徑自跑到外面去了。他一壁走，一壁思想道：「這筆債可就難還了！」他走到一條大堤上，便坐在堤邊，舉目向那一望無涯的綠水遠眺着。心下思量道：「最奇的也莫過於我一人的遭遇咧。爲了幾百元的債，使我家破人亡，只得以身作押；以爲到了今天，債務總算還清了；殊不知金錢的債雖清，精神上感情上的債，却愈加愈重了。……這筆債自然更當償還！但是這種債既無數目，又無期限，又如何還法呢？……天地間的道理真是不可思議啊！……」

張傑正癡想着，忽然聽見堤上，有一個小孩子叫賣「梨兒」的聲音，張傑猛然一驚，覺得這種聲音頗與他人生的擔負上有些關係。十年前他的妻子牽着孩子的手所說的話，自然又在他耳鼓中回響起來。他想起這件事，不覺驚出一身冷汗，自言自語道：「我萬沒有留心到這兩筆大債呢；我的妻子，隨着我受過不少折磨，又拋別了伊十年。我的兒子，我養了，毫沒有給他教育，今年算算十

五歲了，趕快追還這兩筆大債罷，還來得及呢！」

一會兒黃昏漸漸將大地籠罩起來，一輪明月仍舊如同前十年的樣兒，照在水中，泛映出一長條金光閃爍的影兒來。張傑瞧着這種景緻，又想起了以前所推想的那段道理，只是這時與那時的環境不同，理想自然不同，不覺恍然大悟道：「天地雖大，吾人雖微，不知造物者却有一番心事在我人頭上，那麼，我人自從呱呱墮地，對於「自然」就負了大債咧；至於否泰不定的話，那或者是瞧債務的輕重而論，恐怕債務愈重，艱困得愈要利害（這句話與孟子的「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的一段是一個意思）。如此可見我人這一生是不能白白空走一場的哪……嘿，人生，人生，這人生真是一筆還不清的債啊！」

月亮沉西，大地沈寂，人影已杳，張傑最後的這句話，似乎仍舊留在空氣中蕩漾迴響着，不能消滅。

澳洲的奇人

世界瞭望塔

龍游丘



我們看了這張圖不覺得肉都麻了但是在澳洲的土人看起來他們却以為最美觀的背上的一條條的裝飾品他們將皮割開用 mangrove 樹醃着泥夾在裏面久而久之便成功這種形像

領頭的狗



西伯利亞探險隊的獵狗隊共有三十三頭這一只狗隊的首領名喚Vida 這起狗很
是力大祇要十一頭便能抬起一千磅重的木條而尤
以Vida 為最雄
健

三續 猿虎記 (續前)

天游

第十三回 荒村月上負土埋兒 野幕燈昏揮槍擊敵

陸穀甫很冷酷的看看琴痕；看了一回，目光又移到那孩子身上去。琴痕怕他知道孩子已死，故意把那毯子扯上去，蒙住臉。作爲孩子還好好睡在那裏。陸穀甫並不疑心。冷冷的道：「你又何必這般忙；一個人抱着這孩子上此地來呢？只要答應了我的話，我自己就會將他抱來還你；既可以省受許多苦，還可以省跑許多路。現在你將他帶來也好；省得我將他送來，一路中無故要添許多困難。你代我這個勞，我還得向你道謝哩。我當初的主張，原也想送他上此地來，送給闕威然。託他代我訓練這個孩子。好讓這孩子長大起來，成個吃人野蠻。將來你能够重返故鄉，在珠圍翠繞之中，記起野蠻部落中親生兒子來，也可以使你受些苦楚。你自己將他送來，省了我許多苦痛，真是感激不盡。現在請你遞給我，好讓我將他交給他義父母去。」說着，伸手過來，唇上露出一派冷酷的冷笑。他以為琴痕必定不肯。誰知琴痕一些不抵抗，站起來，把那孩子遞給陸穀甫道：「孩子在此。謹謝上蒼。你即使要想傷害他，也是不能的了。」陸穀甫聽見琴痕這般說，很是疑心。用手把孩子臉上覆着的毯子揭開，臉上露出恐怖之色。琴痕天天懷着疑團。不知陸穀甫究竟知道這孩子不是劇克不知？故意試他一試。暗中却留心他的面色。只見陸穀甫



見孩子已死；把他預定復仇妙計，在成熟時期，竟根本取銷了。這一氣，氣得他目瞪口呆。把那孩子向琴痕懷中一扔。在茅舍中來回亂跑。握着拳頭，向空中亂打。口中喃喃的咒罵。後來忽然搶到琴痕身邊，把臉低下來，湊着琴痕。狂叫道：「你嗤笑我，以爲我失敗了，是不是？你想抵抗我陸穀甫尼古拉，真是妄想。我自有方法收拾你，使你知道我的手段。你叫他丈夫的那個混帳猴子，已經領略過我的手段。現在輪到你了。我總使不能把你兒子送給會長做義子；却還可以把這死孩子的母親，等同我的交涉辦完之後，送給野蠻會長做次妻。他這幾句話講出來，以爲總可以使琴痕聽了失驚悲泣。誰知琴痕腦筋，上文裏已經表過，麻木不仁。聽了，反唇上露出微笑來。他的微笑，並非爲着別的。因爲深幸死的不是劇克。並且陸穀甫還不知此事內容。所以微笑起來。他很想宣佈出來，奚落陸穀甫一場。却又有些不敢。因爲陸穀甫只要不疑心，他決不會再去找劇克。劇克無論在什麼地方，總比在他手中來

得平安。想起劇克不覺又提起他心事。究竟劇克是死是生？現在何處？陸穀甫當日竊取劇克，一定不是親身。那受他委託之人，不直他所爲，纔弄這個狡猾。不然，就是貪得賞銀之故。總之若是生存，一定還在倫敦。倫敦警署，早已懸賞購求。自己夫婦雖不在倫敦，那邊至好戚友尙多，只要一有消息，人人都肯替灰石爵士贖回這個愛子來。說不定現在他父母雖還在流離，他已安居爵邸，也未可定。從前初見這個孩子，還以爲是陸穀甫的鬼計，很起了不少疑慮。現在却可以安心了。陸穀甫既尙在夢中，自己又何苦去提醒他呢？不過劇克的問題是解決了，目前太山安杜生兩人都已遭難。非洲這一隅，已無援手之人。陸穀甫既有這種復仇的決心，宣佈出來；他那種殘酷之人，說得到，一定幹得到。自己的處境，却非常危險。好在胸中從聽見太山遭難之後，早就抱着一個必死之心。早死一天，也可以少一天的悲悼。若有不測，不等陸穀甫動手，先覓一條死路，也就可以躲過。想着又自己喚醒自己道：「且

慢！目前就自殺，似乎太暴躁一些。不如延宕些時候，仔細思索，再行動手不遲。並且自殺也是個莫大的罪過，苟其有生路可以逃將出去，也不妨稍緩數刻。到實在沒有路走，再事實行。不然苟有機緣，脫身回去，也可以見見劇克。方寸中想到此處，分出兩條路來。向陸穀甫道：『你走罷。讓我同這死孩子安靜一回。目前你這般收拾我，已經使我够苦的了。我有什麼地方開罪於你？你還是這般巴巴的想給我受苦！』陸穀甫道：『你的受苦，就為事理不明，寧可跟那只猴子，不願受我上等紳士陸穀甫尼古拉的戀愛。你受的苦：一半是那猴子給你的，一半是你自找的。現在也不必再談。孩子已死，我們不妨將他埋在此地。現在你跟我上我的帳幕去。明天再帶你回來，將你交給你新丈夫關威然。我們走罷！』說着，伸手來抱那死孩子。琴痕已經站起，向邊頭一躲。道：『這孩子由我埋去。請你派幾個人，在村外挖土去。』陸穀甫很想把這件事了結之後，帶琴痕回帳幕去。也知道琴痕已沒有抵抗之力，

欣然走出門外，招呼琴痕出去。帶着部下，護送琴痕出村。在一株大樹下，教部下挖了一個淺坑。琴痕把那孩子，用毯子包好，抱着走下坑去，輕輕放平。走上來，不忍見陸穀甫的部下把土覆上去，把頭掉開。等墳築好，還喃喃替他祈禱。祝他早生極樂。這也是這無名小黑奴的嘉運。身死之後，有這英國貴族夫人，為他落淚，替他祈禱。葬事已畢。拭乾了淚，站起來，跟着陸穀甫在黑暗中，經過關威然村外森林，到魔鬼陸穀甫帳中去。迴顧身後，林深枝茂，把月色完全遮住。林中飢獅出獵，時作狂吼。那些陸穀甫的部下，恐為野獸所襲，燃起火炬來晃着。陸穀甫只催快走。琴痕聽見他聲音發抖，知道他恐怖已極。從林中野獸呼嘯之聲，想起從前在森林同太山在一處，即使聽了這種聲音，有太山在側，一些沒有恐懼之心。琴痕那時，可憐還不知太山在那裏找他；以為太山是死的了。想不到這種英雄，死於土人之手。若是這個死信，是陸穀甫講出來，他還不肯信。他知道關威然同太山素無仇怨，既是關威然說，

一定是真的。又誰知闕威然的話，就是陸穀甫教他的呢？到了陸穀甫帳邊，看見許多人在那裏亂嚷。琴痕起初不知他們嚷的是什麼，後來看見陸穀甫大怒起來；仔細一聽，原來他部下跑了幾個，還拐了不少食品同軍械子彈去。陸穀甫鬧了一回，走回來，一把抓住琴痕的膀子，想拖他上帳中去。琴痕掙扎着想躲開去。有兩個船上水手，一般也是白人，見了不但不可憐琴痕，反哈哈大笑起來。陸穀甫的爲人，向來是殘酷的；愛怎樣就要怎樣，若是些微不從，他就要動蠻。看見琴痕同他反抗，揚起手來，把琴痕打暈地下。等他醒來，已在帳中地下躺著。陸穀甫站在一邊守着。見他醒來，低下來，想抱他上帳邊一只小榻去。他見陸穀甫腰帶上挂着一柄很沈的手槍，很想去拔。裝作又暈過去的樣子，雙眸微闔，靜待時機。陸穀甫將他抱上床去時候，帳門邊忽然有些聲響，陸穀甫掉過頭去。琴痕看見手槍的柄，離他的手，不上一寸。掣電似的抓住手槍柄，只一拔。等陸穀甫覺着，手槍已入琴痕手中。琴痕雖是

得到手槍，恐怕那些部下聽見，却不敢放。知道陸穀甫一死，自己還不能脫身。從方纔那兩個白種水手的行爲上看來，若是落到他們手中，比陸穀甫還要不妙。不過此時已給陸穀甫看見，若不從速動手，那就壞了。說時遲，那時快，趁他迴頭過來，舉起手槍柄，照準眉心，用力打去。陸穀甫哼都沒有哼一聲，倒下地去了。琴痕站起來，又聽見帳外有些聲音。究竟是什麼聲音，琴痕也聽不出來。怕給陸穀甫的僕人進來，看出帳中的慘劇來，一口把燈吹滅。在這昏暗之中，計算逃走的方法。知道自己現在處的是敵人帳幕。幕外是黑沈沈的森林。林中往來的都是野獸。不過比較起來，林中的野獸，比人羣中的野獸，還慈善一些。明知一入林中，危險極多。不過以前幾天的經歷，也不可算不險，自己還是安然無恙，一些沒有受傷。並且還想起北方遠遠有個孩子，說不定此刻在那裏喊娘哩。這樣一想，決計奮勇穿過這非洲恐怖大陸，直走海濱。知道到了文明區域，一定可遇援手之人。記得進帳之前，曾經看過

形勢。這座帳幕，位置正中。四周圍着幾處小帳幕，同最單純的蔭蔽處，分住他的部下。知道從這些地方走，非常危險。但是與其仍留帳中，束手待斃；還不如出去冒一冒險。主意已定，輕輕走到帳後，偷偷想從帳後出去。不料並無出口。匆匆回到陸穀甫身邊，在他腰帶上一摸。摸到一把長刀，走回去，把帳上劃了個窟窿。出去一看，叫聲慚愧，原來各帳中人都入睡鄉。就是守着一撮待燼之火的守望，也靠着一顆樹，坐在那裏打盹。琴痕順着帳幕溜出去。將要入林，聽着林中獅吼虎嘯，不覺頓了一頓，有些膽怯。後來又記起劇克把頭一仰，勇氣驟增。知道面前還撒着許多蒺藜，俯身下去，撥將開來。等到撥完走入林中，手上臂上，已經刺傷了幾處。知道再事勾留，生不如死的命運將往。往前去，死也死得乾淨。毅然決然，投入深林。不上幾分鐘，已經進了神秘之處。

第十四回 就歸途深林得火器 爭利涉野水奪

輕飢

譚菩薩帶着太山上陸穀甫帳中去。在那屈曲古道走着，因為年老又有風疾，進行極其遲緩。所以還是闕威然派來報告陸穀甫，說是『那個追他的白人，已到村中，會長定計當夜殺死。』之人先到。一到那裏，看見帳中非常騷亂。向陸穀甫僕人探問，纔知陸穀甫給人行刺，打暈帳中。等他醒來，纔知行刺之人，就是村中帶來的女子。女子行刺之後，走得不知去向。現在他生起氣來，握着火槍要打死那些守望。罵他們都合在一起欺他，私放那個女子。虧得那些白人，出來攔住。說是偷逃之人已多，若再打死幾個，他們更要逃了。把他的火槍奪下，只纔罷手。闕威然派來的人，進來報告。陸穀甫聽了，又高起興來。正想帶着人上村中來，看殺太山。不料第二個使者又到。這一次報告的，却是個不好消息。說是太山已經脫逃，有人引着來此地的。這幾句話傳開來，陸穀甫部下之人，都慌張起來。他們都嘗過太山的辣手的。知道太山後面還有一隊猿虎。若給他們一追來，完全都得死，也不再說什麼，揀徒手

的東西，挑好的拿。拿着一閃而散。連闕威然派來的人，也乘亂瓜分着些。所以一個很熱鬧的團體，不上幾分鐘，只剩下八個白人了。還虧得這八個白人之中，七個都是船上的水手，還可以供陸穀甫的叱罵。果然陸穀甫見大夥一散，只剩下他們幾個，又生氣來。痛罵那些水手。那些水手跟了他來，一些好處沒有得到，反受了許多驚恐。正在沒好氣，給他一罵，也大怒起來，有一個竟拔出手槍來打陸穀甫。還虧得他準頭不佳，沒有打到。雖是沒有打到，却把陸穀甫嚇得躲進帳去。進帳之時，無意中從蒺藜叢中，望到林邊去，看見一件東西，嚇得把那七個水手向他背後放槍，他都沒有覺得。原來他所見的是個裸着半身的高大白人。陸穀甫跑進帳中，不再遲疑，一直向琴痕劃開的窟窿中鑽出去。像受驚的野兔一般，還是從琴痕撥開的蒺藜出去，直奔林中。太山從前面進蒺藜，陸穀甫剛從後面出去。太山同譚菩薩進來，那七個水手認得是太山，四散奔走。太山見沒有陸穀甫在內，也不去追趕。他本

來只同陸穀甫有仇，這些水手，好在多是詭惡之徒，讓他們逃命，也決計逃不出森林去。一入森林，自有森林中生物，收拾他們。眼看着只有入林，沒有出林之日的了。目前只有找陸穀甫最是要緊。誰知陸穀甫不在帳中。正想上林中找去。譚菩薩道：「先生！要找這個白人，我看或者接到闕威然報告，說先生已到我們村中，因此上我們村中去了。先生要找，何妨同我一起回去呢？」太山一聽，倒也言之有理。也不再事搜尋陸穀甫蹤跡。徑上村去。不耐煩再同譚菩薩走，讓他一個人慢慢的走，自己先行就道。他以爲琴痕同陸穀甫還在一起。若是真的，一小時左右，他想從陸穀甫手中搶過來。只是最可慮的，是闕威然。想從他村中去捉陸穀甫，很是不易。所惜猿虎等不在左右，不然就是踏平這個村子，也是容易。旋風似的回到村中。遍地一找，却不但琴痕不見，連陸穀甫都沒有。因爲不信闕威然，在村中各處訪問，都說沒有回來。太山回來得這般快，問過之後，一泛眼已經走得無影無蹤，村人都非常驚

駭。闕威然也不能攔阻。太山縱上林杪，仍回陸穀甫帳中。知道要尋他們，還是從此處搜尋去跡。進了蒺藜園子，仔細向四面一看，給他找到一個缺口。缺口間泥上，似有新近走出去的人。向蒺藜上一嗅，果然是他們兩個的蹤跡。跟着蹤跡，直追下去。他在此地追。琴痕却在相離很遠的一條小徑中，向前逃走。時時怕撞着林中猛獸。只希望找到那條烏甘壁河。走了一回，走到一處。道傍一株高樹之下，堆着不少藤蘿。認識就是安杜生藏匿他的所在；就是安杜生爲救他，給陸穀甫打死所在。這個地方，琴痕是永遠不會忘記的。見了這株樹，忽然記起安杜生臨死之前，給他的那支火槍同子彈來。雖是手中還握着那支從陸穀甫帶上拔來的手槍，只是中間裝着至多不過六顆子彈，一路上海邊去，要憑他防身，同獵取食品，尙然不敷。因此很想找到這支遺忘此地的火槍來。平心靜氣去向藤蘿找，以爲萬找不到。不料把手伸進去一摸，居然給他摸到這支火槍，連那挂子彈囊，都在那裏。拖將出來，先將彈

囊挂上肩去，握到火槍，覺得精神驟長，似乎前途危險，都像藉這支槍解除了。仍舊繼續前進。那晚是宿在一個樹杈之中，這是因爲從前常聽見太山在森林往來，都是在樹杈中過夜，以防野蠻侵略。次晨，匆匆就道。午後剛要從林中走出一個空曠處去。忽見對面林中走出個巨猿來。吃了一驚。知道自己正在上風。恐怕給他嗅到，慌忙走到下風一面去。把身子藏進一簇大灌木叢裏。按槍而待。看着那個巨猿，走入空場，伏在地上，細細的各處嗅着，像是在那裏找尋什麼蹤跡似的，慢慢向對面走來。走不到十多步，他的後面又陸續走出四個來。琴痕見場上有了五個巨猿，更是吃驚。他們到了場中，就止了步。擠在一起。齊齊望着他們走來的林中，似有所待。琴痕見了，以爲他們還在那裏等候同類。怕天上風頭一轉，從自己身邊向前吹去，給他們嗅到。很希望他們早走。因爲自己只有一支火槍，要同時同五個巨猿爭持，實非易易。澄澄的，看着他們注意之處，不多一回，林中又走出一頭黃毛潤澤的巨

虎來。纔知道他們已經覺得有虎追來，所以站在一起，預備同虎開仗的。看着那虎，悄沒聲兒，直向巨猿們站的地方奔來。那些巨猿已經看見，一些不作準備。那虎到了他們身邊，也沒有什麼動作，擠進巨猿之中蹲下。閑閑的用舌頭，舐自己腿上胸口的毛片。琴痕常常聽見太山談起森林之中，猿虎是個世仇，見了面，沒有不爭鬪的。不料這五個巨猿，同那只猛虎，却這般親密。還以為不是自己神經紊亂；就是這些都是森林中的幻象，不知主何朕兆。心中很是吃驚。正在遲疑，忽見林中，又來了一個蠻族中的武士。身材很高，筋力很是強壯。出了森林，也向猿虎走去。琴痕一見，暗暗替那武士擔心。知道他不久就要給猿虎們扯個粉身碎骨。自己雖也在危險之中，照人類互助公例，不能不事救援。站起來，把火槍舉起，瞄準準頭。預備猿虎們如有動作，立即向他們射擊。誰知武士走到猿虎身邊，喃喃講了些話，彷彿傳佈什麼命令似的。猿虎等聽了，都站起來，向琴痕的來路走去。武士跟在後面督促着。不

多一回，已經不見了。琴痕叫聲僥倖，站將起來，飛也似向猿虎等的來路一條小徑中走了。陸穀甫也向這條路上來，同琴痕相距，不上半里。也同猿虎撞見，遠遠望到，認識是太山的同伴。恐被覺察，趕忙躲了起來，心驚膽戰的，怕給他們看見。還虧得猿虎們一心只在追上太山，並沒有知道太山的敵人，就在咫尺。所以在陸穀甫藏匿之處走過，一些沒有睬他。却把陸穀甫嚇得魂飛天外。等他們過去，趕忙向前逃走。他只想躲開猿虎，誰知所走的路，正在琴痕剛纔走過之處。所以琴痕趕到烏甘壁上游，想入海去的方法。陸穀甫也走到相距不遠地方。琴痕到了河邊，看見一只極大的獨木艇，半只拖上淺灘，用纜繩緊緊栓住。見了不覺大喜。知道濟川有具，可以直達海澗了。上去把纜繩解開，用肩抗住船頭，用力想把他推下水去。不料船身過沈，陷在灘上泥淖中，休想動他分毫。推不動他，正想丟手，忽然想起一個方法。他去找些石塊，放入船尾，好讓他增加些吃水重量。再把船頭上下晃盪着，或者

可望下去。不料找了半天，找不到石塊。一眼看見灘邊給河水激上來的樹木，很是不少。將他搬入艇中，重量雖不如石塊，却也有些力量。一株株加上，那艇尾受壓，艇首漸漸從泥淖中昂起來，船身慢慢向水中瀉下去。琴痕見有些效驗，在兩端來回奔着。一回推艇首，一回搖艇尾，幫着他入水去。每用一次力，艇身下去幾寸。眼看着成功是在目前了。他正在全神貫注着前面，沒有看見森林中出來的陸穀甫。陸穀甫正愁沒有現成船，只可以入海。現在既見琴痕，又得到船隻，真是喜從天降。知道琴痕還沒有見他，一心推那隻船入水，並且很有成效，他就樂得袖手傍觀，以為這一次琴痕是跑不了的了。打算等他上船，再行趕去，也來得及。琴痕一心只在艇子上，怎會知道。他見艇子只剩一小部份還在泥中，看見艇底有槳，探身進去，取一支出來。預備將他插入水底，慢慢把艇子撥入水中。纔把槳插下去，無意中抬起頭來，看見林邊站着一個陸穀甫，不覺失聲驚呼。陸穀甫看見已經給琴痕瞧見，飛也似跑來。口中吆喝着，教琴痕等他一等。不然，他可要開槍了。琴痕不知他是空言啊喝，也不曉得自己逃走出外以後，他所遇見的種種不幸，還以為帶着部下，一齊追來。真

是心驚。不過拿定主意，一息尚存，寧死不願再行入他掌握。知道只要再隔一刻，船就可以入水。到了水中，附近沒有別的船只，也不怕他了。若是別人呢，還拿不穩，說不定還要斃水追趕，至於他却未必有此膽量。水中鱷魚極多，照他那種膽量，怎敢入水呢？至於陸穀甫那時的心理，却是逃命之心，勝似復仇。若是琴痕已在中流，為救死計，他儘肯折口氣，向琴痕哀求。只要肯帶着他逃生，無論琴痕要求什麼條件，他都可以允許。不過現在艇子尚未完全入水，估計追上去，在他未下水以前，很可以趕到艇邊。因此只用威嚇手段。他並不是個正人君子，答應的條件，原也可以隨時廢棄。他的心還記着宿仇，苟有法想，決不向上夜打他的女子求情。知道勝利已在目前。方寸中已在打算，到了艇上，怎樣日夜蹂躪琴痕的主意。琴痕用盡力氣，居然達到目的。等陸穀甫跑到灘邊，伸手來扳艇首，艇子已經入水。相差只有五六寸光景。琴痕筋力疲乏不堪，天幸已脫虎口，倒在船舷上，暗暗叩謝上蒼的垂佑。正在快心。看見陸穀甫忽然又高興起來，俯身下去，把蜿蜒泥淖中的一條東西，緊緊抓住。琴痕仔細一看，扶着船舷，又發起抖來。原來他抓住的，正是船上的那條纜繩。（未完）

李石岑論文集

第一輯出版

定價八角

本書係李石岑先生年來在各雜誌報章所發表之文字。凡現代主要思潮。莫不逐加論列。如尼采、柏格森、詹姆士、羅素、杜威、倭伊鏗諸家之哲學。均有長篇文字介紹。并加以極精深之批評。此外關於藝術、宗教、本能、美育等均有專篇討論。書前并有著者新撰「思想方法上之一告白」自序。讀之不僅對現代思潮之趨勢。瞭然於懷。且可獲得許多修養上之效益也。

李石岑講演集（再版已出）

第一冊 七角

本書係李石岑先生年來在各地之講演稿。關於哲學、科學、宗教、藝術、教育、心理乃至佛學以及一切人生問題。均有極精采之議論。讀之不僅可以了解現代思潮之趨勢。并可藉瘦人生之指針。書前有李先生「我的生活態度之自白」長篇自序。及吳稚暉、顧頡剛兩先生序文。尤可徵李先生最近思想之一斑。

商務印書館發行

編者與讀者

小說世界七卷三期中有
暑期現金懸賞徵文，應徵印
花登在七卷五期，截止期九
月底，願諸君快奪錦標。
應徵文稿如未貼印花者
請即補來，否則無效。

通訊欄



卷一期世界瞭望塔的「新奇的決鬪法」是抄襲南洋週刊的「電氣比武」的，承你的情將「南洋週刊」寄我，使得兩相對照。但是先生祇曉得文意相同，便是抄的，却不曉得我們這門材料的採辦處。差不多的新奇的東西，都從歐美各種雜誌上翻譯下來的，就海上一隅而論，出版的書，何止汗牛充棟，那末同類的譯品，如何能保得定沒有呢？況且我們的插圖係依照原書上圖製版的，——與南洋週刊不同——尤其是一個反證。先生如不相信，不妨再將兩篇東西看一看。就知是先生自己不會明白，不是我們裝聾不覆啊！

編者覆

交換



嚴琪琨先生：我們接着你的兩封信，說小說世界五

逕啓者。貴館發行『小說世界』我按期接到。我想小說世界當是中國人的著作。豈是歐美的翻譯小說。因此使我落膽寒心。希望小說世界以後。多推薦些中國人之著作。那末歡迎的比較的多了。 日本榎並繁雄

日本榎並繁雄先生：我們出刊這本小說世界，是研究藝術。使牠竭力發展爲主旨的，凡是在文藝上有研究的價值的，不論何國文字都有介紹給讀者的可能，不過先生的熱誠，我們依然是很感激的。 編者覆

勁風先生：敬啓者。長夏無事。翻閱三卷一號小說世界。世界瞭望塔欄內有傳聲機。耳聾得之不啻重生一副耳膜。敵人耳不聰已近一年。投盡藥石終不見效。今既有傳聲機一物。不啻敵人之耳膜復元也。但不知先生得此消息。佈告國人從何得來。國內有無售處。價若干。若本國沒有售處。請告美國何處售賣。以便託人購買。則感激之至。

巢縣柘皋 楊君遠

君遠先生：我們對於先生的問，很覺慚愧。世界瞭望

塔上的新聞和一切，差不多都從歐美各雜誌上翻譯下來的，至於實在的銷售處却不能查得，因爲我們的希望，是一種學理上的研究啊！請你原諒。 編者覆

余幼年時。性喜作畫。每一作畫。必繼設色。往往以日久色褪。（非一律褪完。略有先後。）或疑其着色不當。以致褪去。近來多讀雜誌。每雜誌上面。均有封面畫及插圖等。其色不一。或紅黃。或藍綠。或嫩黃。或嫩綠。諸顏色等。能耐久不變者。惟黑藍赭色三種。餘如黃。淡黃。紅。淡紅。綠。淡綠。諸色。當時非常美觀。而不能永久。其中以淡黃。粉紅。綠。綠。更不能耐久。最多三四年即褪。形影模糊。不可辨認。先生爲提倡永久先導。諒必有以教我。或登入交換欄中。請海內諸大畫家。究以何色爲最能耐久。何色不能耐久。請在交換欄內賜我南針。不勝盼望之至。

（慶註）以上所云諸色係指單色而言（即銅版

插圖及封面）三色五彩套版等，不在此例。

蕭山王延慶

面黃肌瘦不思飲食及試服嬰孩自己藥片精神加倍非常強壯矣

北京四洮鐵路局辦公處司事員張瑞蛟君之證書足令爲父母者不必憂慮其小孩有疾病矣其來書云敝人之子年已五歲忽於今春面黃肌瘦不思飲食不知所得何症幸敝人時常閱報見貴局之嬰孩自己藥片係治小兒之良藥於是在貴局

函購數瓶服藥之後未及十數天小兒之症已全愈矣至月餘精神加倍身子非常

強壯此皆服此藥片之功效也

嬰孩自己藥片係韋廉士大醫生特製之品嬰兒及小孩之靈藥可保絕無危害即幼稚甫生之嬰兒亦可餌服之也凡經售西藥者均有出售或直寄郵票大洋六角至上海江西路六十號韋廉士醫生藥局原班郵奉一瓶嬰孩自己藥片可也每六瓶大洋三元郵力在內



對於閣下及尊夫人清導丸誠係潔內腑之要藥

婦科各症中之最難堪者惟是丸能療治之也因其功力對於男子亦屬相同潤腸導滯之功出自天然功能平肝火利胆汁專治頭暈目眩疾病頭痛面起紅瘰氣色暗滯以及口氣穢濁等患且滅痔瘡痛苦可免痢疾腹瀉之虞可保內腑時常清潔潔淨也江蘇泰州郵務局李



大便閉結口中乏味面現紅瘰百計求治迄未見效及服貴醫生紅色清導丸霍然全愈矣鄙人現服務於郵局精神倍增病夫之名更改爲賓甫矣略誌數言以代鳴謝清導丸凡經售西藥者均有出售或寄郵票大洋六角至上海江西路六十號韋廉士醫生藥局原班郵奉一瓶可也每六瓶大洋三元郵力在內

寶甫先生來信云寶甫現爲世界人士康健服務社會迄今十有餘年任勞任怨戴月披星甚至精神頹唐遇事生厭肝火上升

商務印書館發行

◀ 優待辦法 ▶

本優待東方雜誌
 定戶辦法 本定於陽曆六月月底截止現因文庫卷帙浩繁出版延期特延
 長優待期限至陽曆本年底截止
 前定閱東方雜誌全年者仍照甲種優待券購書
 照定價對折計
 算乙種優待券照定價六折計算
 凡愛閱東方雜誌者請勿失此機會

東方雜誌二十週紀念

東方文庫

全書出齊
 優待展期

全書總目

一、現代歷史及地理
 辛亥革命史 高勞
 帝制運動始末記 高勞
 壬戌政變記 高勞
 歐戰發生史 高勞
 大戰雜話 高勞
 華盛頓會議研究 高勞
 俄國大革命記 高勞
 蒙古調查記 高勞
 西藏調查記 高勞
 世界之秘密 高勞
 日本風俗談 高勞
 一、民族性研究 高勞
 中國改造問題 高勞
 中國政治問題 高勞
 歐洲新憲法述評 高勞
 領事裁判權 高勞
 新幣制 高勞
 社會政策 高勞
 農作制度 高勞
 近代預防衛生 高勞
 馬克思主義 高勞
 婦女運動 高勞
 社會主義與唯物史觀 高勞

二、文化及哲學

中西社會文化批評 高勞
 哲學問題 高勞
 西洋倫理主義述評 高勞
 心理學論叢 高勞
 近代哲學史 高勞
 柏格森與歐根 高勞
 克魯泡特金 高勞
 戰爭哲學 高勞
 虛世哲學 高勞
 究元決疑論 高勞
 四、科學及工業
 科學基礎 高勞
 宇宙與物理 高勞
 相對性原理 高勞
 新層法與普通科學 高勞
 進化論與科學 高勞
 笑與科學 高勞
 催眠術與心靈現象 高勞
 食物與衛生 高勞
 石炭 高勞

五、文藝及考古

近代文學概觀 高勞
 文學批評與批評家 高勞
 寫實主義與浪漫主義 高勞
 近代文學與社會改造 高勞
 近代戲劇家論 高勞
 近代歐國文學家論 高勞
 但底與哥德 高勞
 莫泊桑 高勞
 藝術談 高勞
 美與人生 高勞
 西洋繪畫 高勞
 近代西洋繪畫 高勞
 國際語運動 高勞
 考古學簡 高勞
 開封一賜樂業教考 高勞
 元也里可溫考 高勞

附告
 本館發給取書憑單至出書時免取新優待券有效期至十四年六月底為止
 本月初版業已售罄再版定陽曆十一月出售凡在七月份以後購書諸君由

本社投稿簡章

一、本刊各門，皆歡迎投稿。文體以白話為主，間亦酌用文言。

二、投寄之稿，望繕寫清楚，以免錯誤，每篇字數若干亦請書明。

三、投寄譯稿，並請附寄原本。如原本不便附寄及請將原文題目，原著者姓名，出版日期，及地點註明姓名，字，住址，以便通信。

四、稿未註明姓名，聽投稿者自定。在校者請書明何科何級。

五、投寄之稿，請隨件附寄退稿信封一個，寫明投寄者住址姓名，並郵資若干（貼在信封上）。

六、原稿於二星期內退還。酌致薄酬如下：

（甲）現金。

（乙）書券。

（丙）本雜誌。

七、投寄之稿，俟揭載後，其酬報之額，由本社酌定，不豫先函商。若投稿人欲自定數目者，請於寄稿時，同時聲明。

八、投寄之稿，一經揭載後，其著作權，為本社所有。若稿本，社尚未揭載，已先在他處發佈者，恕不致酬。

九、投寄之稿，本社得酌量增刪之。但投稿人，不願他人增刪者，請逕寄上海寶山路，商務印書館，編譯所內，請選者，可於投稿時，豫先聲明。

十、投寄之稿，請逕寄上海寶山路，商務印書館。

地(790)

The Story World

(Issued Weekly)

Commercial Press,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不許轉載

中華民國十三年九月九日初版發行

編輯者 武昌葉勁風

發行者 商務印書館

印刷所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 商務印書館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中市 商務印書館

分售處 各省商務印書分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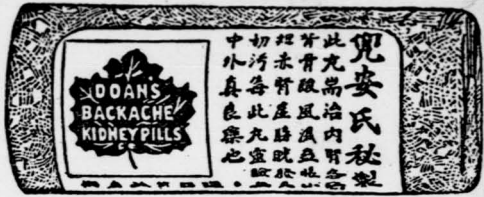
分售處

定價		每週一冊	普通號	特刊號
定	預			
全年五十二冊	四元二角	每冊	一元二角	一元二角
半年二十六冊	二元二角	每冊	六角	六角
一卷十三冊	一元二角	每冊	三角	三角
現款及兌票	郵票	每冊	一角五分	一角五分

郵費		本地	埠	國內(蒙古新疆除外)	日本
表	費				
全年五十二冊	四元二角	每冊	一元二角	一元二角	一元二角
半年二十六冊	二元二角	每冊	六角	六角	六角
一卷十三冊	一元二角	每冊	三角	三角	三角
現款及兌票	郵票	每冊	一角五分	一角五分	一角五分

郵章如有改動應照比例增減

(小說世界)



背痛呀

兜安氏秘製保腎丸

專治腎弱背痛風濕水腫膀胱炎
石淋尿毒醫筋痛大腳風小便不
通停住淋漓小孩尿床等有大效



各埠藥房均有出售

每瓶洋一元五角
每打洋十五元

上海江西路七十一號
兜安氏西藥公司啓